

## 從《廣雅疏證》看王念孫的聲轉理論及其實踐

陳雄根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 凡 例

- (一) 本文的上古擬音系統，採用周法高先生的上古音系。周先生的音系折衷高本漢、董同龢、王力、李方桂諸家之說，成一家之言。他的《漢字古今音彙》，收字較高本漢的《修訂漢文典》(*Grammata Serica Recensa*)、董同龢的《上古音韻表稿》為多，本文的上古擬音，即以此書為據，如遇特別的字例需對其古音詳加考訂，則不敢專主一家，而參以其他各家擬音，以覈其實。
- (二) 本文參考諸家構擬古音的著作，主要有：
1. 周法高《漢字古今音彙》
  2. 高本漢《修訂漢文典》(*Grammata Serica Recensa*)
  3.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
  4. 王 力《同源字典》
  5.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
- (按：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的擬音系統，基本上採用王力《漢語史稿》上册修訂本意見，故郭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王力的古音體系。徵引諸家擬音時，如一字在王力《同源字典》中有注音的，則不錄郭音；如不見於《同源字典》的，則採郭音以代。)
- (三) 凡本文擬音不注明出處的，均從周先生說。其餘諸家擬音，引用時則加以說明。
- (四) 凡《廣雅疏證》有關聲轉的字，諸家無上古音的，則據《廣韻》反切上推其古音(按：高、董、王、周諸家均有列出《廣韻》音系與上古音的對應關係)。有少數的字不見《廣韻》，便據曹憲音反切上推其古音。但曹憲音的切語諸家均無說明其與上古音的對應關係，權宜之法是先查出這些切語上下字在《廣韻》音系中的音值，然後再上推古音。
- (五) 有關字與字之間的古音對應關係，王力《同源字典》分析得最為詳盡，故本文所用的古音對應術語如「旁紐」、「鄰紐」、「對轉」、「通轉」等，一以王力的《同源字典》為準。
- (六) 清人論聲母的發音部位，分喉、牙、舌、齒、唇五類。王念孫在《廣雅疏證》提到「同位相轉」問題，所說的「位」，即指這五類的發音部位。為便於說明王氏的聲訓理論，本文分析

字的發音部位時，仍沿用傳統的說法。

(七)本文有關《廣雅疏證》一書的「聲轉」的聲音關係統計，以字及疊字為統計對象，連語不包括在內(按：疊字上下字同音，只當一字音處理)。

(八)王念孫定古韻為二十一部，周法高先生定古韻為三十一部，現將二家古韻分部列一對照表，以資比較：

王念孫	周法高
(1) 東	東、中
(2) 蒸	蒸
(3) 侵	侵
(4) 談	談
(5) 陽	陽
(6) 耕	耕
(7) 眞	眞
(8) 諄	文
(9) 元	元
(10) 歌	歌
(11) 支	支、錫
(12) 至	質
(13) 脂	脂、微、物
(14) 祭	祭、月
(15) 盍	葉
(16) 緝	緝
(17) 之	之、職
(18) 魚	魚、鐸
(19) 侯	侯、屋
(20) 幽	幽、覺
(21) 宵	宵、藥

王、周二家古韻分部的不同，在於周先生多分出九部入聲韻，它們是錫、質、物、月、職、鐸、屋、覺、藥九部。另外，王氏多立至部，周先生則多立中部及微部，故其分部較王氏為密。

(九)本文所引《廣雅疏證》各條資料，皆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版《新式標點廣雅疏證》。凡所引文，均在括號內注明出處。如「……(《釋詁》「揄，脫也」條下，475)」，即謂引文見於

《廣雅疏證·釋詁篇》「揄，脫也」條下，原書第475頁。餘類推。

(十)本文對詞的界定，採用張靜的說法：「詞是有固定聲音和特定意義的最小句單位。」（見《漢語語法問題》，頁105）至於對複音詞的界定，則採用高名凱之說（文長不錄，見《漢語語法論》，頁27-28）。

(十一)文末所附引用書目，其編排體例乃按作者或編者姓名筆畫排列。

## 第一節 從揚雄《方言》到王氏的轉語理論

我國的文字是統一的，但語音卻有很大的歧異。語音歧異的原因，正如明朝陳第所說：「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sup>1</sup>由於時地的不同，便造成了語音轉變的現象。

最先提出轉語觀念並着手進行研究的，是西漢的揚雄；他的著作《方言》，其中特別提出「轉語」或「語之轉」的共有六條，內容如下：

- (1)庸謂之傴，轉語也。（卷三，頁71）<sup>2</sup>
- (2)南楚……物空盡者曰鋌。……鋌，空也，語之轉也。（卷三，頁72）
- (3)燥，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焜，火也。（卷十，頁198）
- (4)囁，譏謔，拏也。東齊周晉之鄙曰囁，囁亦通語也。南楚曰譏謔，或謂之支註，或謂之訖誠，轉語也。……（卷十，頁200）
- (5)縹、末、紀，緒也。南楚皆曰縹，或曰端，或曰紀，或曰末，皆楚轉語也。（卷十，頁216-217）
- (6)鼃，鼃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鼃。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鼃，或謂之蠃。蠃者，侏儒，語之轉也。（卷十一，頁233）

1 見陳第《毛詩古音考·自序》。

2 本文所引《方言》文例，據長沙商務印書館影印武英殿聚珍本。此本亦載戴震《疏證》之語，本文所引戴氏疏文，亦出於此。

以上各條，揚雄均明白指出同一事物有不同的稱法，是由於語音轉變的緣故<sup>3</sup>。

晉代郭璞注《方言》，指出轉語的地方共十四次。他的用語，除沿襲揚雄的「轉語」、「語之轉」外，還用了「語聲轉」、「聲之轉」、「某聲之轉」等。舉例如下：

- (7)《方言》卷一：「敦、豐、彪、奔、撫、般、蝦、奕、戎、京、奘、將，大也。凡物之大貌曰豐。彪，深之大也。東齊海岱之間曰奔，或曰撫。宋魯陳衛之間，謂之蝦，或曰戎。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謂之蝦，或曰夏。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奘，或謂之壯。燕之北郊，鄙，齊楚之或曰京，或曰將。皆古今語也。」郭璞《注》云：「語聲轉耳。」(頁10)
- (8)《方言》卷三：「蕪、譁、諱、涅，化也。燕朝鮮洌水之間曰涅，或曰譁，鷄伏卵而未孚始化之時謂之涅。」郭璞於「蕪、譁、諱」下注云：「皆化聲之轉也。」(頁52)
- (9)《方言》卷三：「蘇、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南楚江湖之間謂之芥。」郭璞於「蘇、芥，草也」下注云：「蘇猶蘆，語轉也。」(頁54)
- (10)《方言》卷七：「鉤、貌，治也。吳越飾貌為鉤，或謂之巧。」郭璞《注》云：「語楚聲轉耳。」(頁156)
- (11)《方言》卷十一：「蠅、東齊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羊。」郭璞於「蠅、東齊謂之羊」下注云：「此亦語轉耳。今江東人呼羊聲如蠅，凡此之類，皆不宜別立名也。」(頁230)

據上引各例，揚、郭分析的轉語大致有三種情況：

第一，有一類的語音是由古音轉變過來的，如第(7)例，揚雄謂「奘」、「壯」、「京」、「將」等字是「古今語」，郭氏卻說是「語之轉」。綜合二家之說，這些字的讀音當屬古音的轉語。不過，哪一個是古音，哪一個是今音，揚雄並沒有說清楚。

第二，方言之中，有一部分轉語，是由共同的語詞(即《方言》一書中所說的「通語」)或方言語音演變而來。如第(3)例的「燂」，是楚的轉語；「焜」，是齊的轉語，由共同語「火」音轉來。第(8)例中，燕朝鮮洌水之間的「譁」音，是轉語，由共同語「化」音轉來。

3 揚雄所說的轉語，若以近人構擬上古音的標準來看，多見其聲轉之理，如例(3)的「燂」與「火」，揚雄說是「楚轉語」，「燂」、「火」的上古擬音是：

燂：(a) xwəy (曉母，之部，上聲)

(b) kwan (見母，元部，去聲)

火：xwər (曉母，微部，上聲)

按：「燂」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燂」的第一讀與「火」聲有雙聲通轉關係。另外，也有轉語關係是不明顯的，如例(2)的「蕪」與「空」，二字的上古擬音是：

蕪：(a) deng (定母，耕部，上聲)

(b) t'eng (透母，耕部，上聲)

空：(a) k'ewng (溪母，東部，平聲)

(b) k'ewng (溪母，東部，去聲)

二字聲母不同，韻部則有旁轉關係。

第三,有些轉語是沒有說明來由的。如例(8)中的「鴛」、「鴆」,是共同語「化」的轉語,但「鴛」、「鴆」是今語還是方言詞,揚雄沒有說明,郭璞亦無交代。

自揚雄、郭璞提出轉語問題後,千多年來竟再沒有人就此問題作深入的探討。直到清代乾嘉年間,戴震、錢大昕、王氏父子等人,才重新注意到轉語的問題。

在清代,首先研究轉語的是戴震。他在《轉語二十章·序》中提出「同位」及「位同」的理論<sup>4</sup>。所謂「同位」,指的是發音部位(據戴氏《聲類表》,發音部位有喉、舌、齶、齒、脣五部)相同。所謂「位同」,是指發音方法相同。戴氏認為:「同位」、「位同」的字,意義每可相通(詳見本文第四節)。戴氏從聲母方面歸納出語音的對應關係,開創了推求轉語的方法來。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云:

《訓詁篇》,亦先生[按:指戴震]《七經小記》之一。經學非詁訓不明,先生欲作此書而未及爲,《轉語二十章》亦未卒業,然《爾雅文字考》、《方言疏證》猶存,亦可稍窺涯略矣。<sup>5</sup>

按:戴氏《爾雅文字考》今不可見。據段氏之言,《方言疏證》一書求轉語之法,當與《轉語二十章》同。由於《訓詁篇》及《轉語二十章》並未成書,《爾雅文字考》沒有傳世。因此,要明瞭戴氏如何推求轉語,便得從《方言疏證》入手。

戴氏的《方言疏證》,是以聲音求訓詁。在推求轉語方面,此書除沿用揚雄、郭璞的轉語用語外,還立「一聲之轉」、「聲微轉」、「語之變轉」等用語來說明轉語之間的聲音變化。此書對揚雄《方言》及郭璞《注》,亦多所闡發。如《方言》卷二:

剝、𪔐,獾也。秦晉之間曰獾。楚謂之剝,或曰𪔐。(頁47-48)

揚雄、郭璞均沒有說明「𪔐」、「獾」的聲音關係,戴氏《方言疏證》則指出「𪔐」、「獾」是「一聲之轉」<sup>6</sup>。又如《方言》卷十:

搖、療,治也。江湘郊會謂醫治之曰搖。搖又憂也,或曰療。(頁214)

4 《戴震文集》,卷四,頁91-92。

5 同上注,頁243。

6 按「𪔐」、「獾」的上古擬音是:

𪔐:(a)kiwar(見母,祭部,去聲)

(b)kjawat(見母,月部,入聲)

(c)gjwat(羣母,月部,入聲)

獾:(a)kwar(見母,祭部,去聲)

(b)krwar(見母,祭部,去聲)

若以「𪔐」的第二讀與「獾」聲比較,二字有雙聲對轉關係,可說是「一聲之轉」。

按：「慄」與「療」的聲音關係，揚雄、郭璞並沒有交代，但戴氏《方言疏證》則指出它們是「語之變轉」<sup>7</sup>。綜觀戴氏《方言疏證》一書所言有關聲轉或語轉的文例，都是在聲母相同或相近的情況下而韻部發生轉變；而轉語韻部的變化，也不一定符合對轉或旁轉的規律<sup>8</sup>。

與戴震同時的錢大昕，也提出一些與轉語有關的理論，這些理論散見於他的著作中<sup>9</sup>。如在《與段若膺書》中錢氏指出「喉、腭、舌、齒、唇之聲，同位者皆可相轉。」<sup>10</sup>這種見解與戴震的「同位」說基本上是相同的。錢氏也認為聲母發音部位是否相同，是語音可否相轉的決定因素。

王氏對轉語的看法，與戴、錢二人的看法相同。他也是以聲母為綱去推求轉語的，轉語與所由轉之詞必須聲母相同或相近。至於韻部方面，有些轉語的韻部有旁轉、對轉、通轉等規律可尋，有些則否。對於轉語的韻部能否相對應，王氏似乎不太重視。下文即就王氏的轉語理論作進一步的研究。

## 第二節 有關「聲轉」求義的用語闡釋

《廣雅疏證》在討論轉語時，經常出現「一聲之轉」、「聲之轉」、「甲即乙之轉」、「某聲轉」、「語之轉」、「方俗語轉」、「侈弇」（或「侈斂」）、「輕重」、「緩急」、「急言、徐言」等用語，茲分別舉例說明如下：

### （一）一聲之轉

「一聲之轉」是王氏在說明轉語時出現得最多的用語<sup>11</sup>。所謂「一聲之轉」，一般是指同一聲母之轉<sup>12</sup>，如：

7 按「療」、「慄」的上古擬音是：

療：liaw（來母，宵部，去聲）

慄：(a) yriaw（喻母，宵部，平聲）

(b) yriaw（喻母，宵部，幽部）

「慄」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療」與「慄」的第二讀比較，韻部有旁轉關係，聲母則不相近，但並屬次濁聲母，發音方法同，故戴氏說二字是「語之變轉」（詳本文第四節）。

8 參本文第三節所附《方言疏證》轉語聲音關係統計表。

9 按錢氏《潛研堂文集》卷十《答問》七「《爾雅》、《廣雅》」、卷十一《答問》八「《說文》」、卷十五《答問》十二「音韻」諸節，均有論聲轉問題。又錢氏《十駕齋養新錄》卷四及卷五，亦有多處論及轉語問題。

10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頁520。

11 近人楊端志說：「『語之轉』是他〔按：指王念孫〕指明轉語時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一般術語。」（見《訓詁學》，上冊，頁177）不確！據本文統計所得，《疏證》一書「一聲之轉」的例子最為多見，共一百三十八例（包括複音詞的「一聲之轉」在內），其次是「語之轉」，共七十六例（也包括複音詞的「語之轉」在內），其他轉語用語的例子又次之。

12 有關轉語的聲轉具體情況，詳見本文第三節。

- (1) 閭、里一聲之轉。鄉謂之閭，遂謂之里，其義一也。《釋詁》「里……閭……尻也」條下，176)
- (2) 刳者，《說文》：「刳，刺也。」《歸妹》上六：「士刳羊。」馬融《注》與《說文》同。剝者，《方言》：「剝，勢也。」《說文》：「剝，判也。」……《繫辭傳》：「剝木爲舟。」……刳、剝一聲之轉，皆空中之意也。《釋詁》「刳、剝，屠也」條下，269)
- (3) 《方言》：「掩、翳，薹也。」郭《注》云：「謂薹蔽也。」引《邶風·靜女篇》：「薹而不見。」今本作愛。《爾雅》：「薹，隱也。」《注》云：「謂隱蔽。」《大雅·烝民篇》：「愛莫助之。」毛《傳》云：「愛，隱也。」掩、翳、愛、隱一聲之轉。《釋詁》「翳，愛也」條下，52-53)
- (4) 鷓鴣、桃蟲，即《荀子》之蒙鳩。或謂之蒙鳩，或謂之鷓鴣，或謂之憺雀。鷓、憺、蒙一聲之轉，皆小貌也。《釋鳥》「鷓鴣，工雀也」條下，1441)
- (5) 《後漢書·馬融傳》云：「蕘荷、芋渠。」李賢《注》云：「芋渠即芋魁也。」……渠、魁一聲之轉。《釋草》「蕘，芋也」條下，1232)

「一聲之轉」主要在說明一組意義相關的字在聲音上的關係，如第(1)例「閭」、「里」義近。聲音方面，「閭」屬來母魚部，「里」屬來母支部，二字雙聲旁轉。第(2)例「刳」、「剝」義亦相近。聲音方面，「刳」屬溪母之部，「剝」屬溪母魚部，也是雙聲旁轉。

「一聲之轉」間或用來說明同物異名的現象，如例(4)「蒙鳩」、「鷓鴣」、「憺雀」同屬一物，「蒙」、「鷓」、「憺」並屬明母，韻部互異。大概因地區不同，同一事物的名稱，讀法稍有差異。同樣，在例(5)中，「芋渠」即是「芋魁」，「渠」屬羣母，「魁」屬溪母，二字旁紐韻異，屬於廣義的「一聲之轉」<sup>13</sup>，「芋渠」與「芋魁」，也是一物的異稱。

「一聲之轉」通常以說明二字的聲轉關係爲主，間亦有說明二字以上的聲轉關係，如例(3)、(4)即是。《廣雅》所收的字，若同條內出現聲轉的現象，王氏即加以揭示，如第(1)例中的「閭」、「里」，並在「尻也」條內，王氏指出二字是「一聲之轉」。第(2)例「刳」、「剝」並在「屠也」條內，二字有「一聲之轉」關係，王氏亦加以指出。

## (二) 聲之轉、聲轉、轉聲

王氏有時又用「聲之轉」、「聲轉」、「轉聲」等語以表示轉語關係，如：

- (1) 《方言》：「揄、揄，脫也。」又云：「輸，揄也。」郭璞《注》云：「揄猶脫耳。」……輸、脫，聲之轉。《釋詁》「揄，脫也」條下，475)
- (2) 鬱者，棗之類。……故古人多以二物並言。《史記·司馬相如傳》云：「隱夫鬱棗。」《漢書》作「莢棗」。……鬱、莢，聲之轉也。《釋木》「山李……鬱也」條下，1342-1343)

13 所謂「廣義的『一聲之轉』」，指的是轉語的發音部位相同(即戴震所說的「同位」)，而不必限於雙聲。

- (3) 獼、彌並與弥同，聲轉而為母，……又轉而為沐。《漢書·項籍傳》：「人謂楚人沐猴而冠。」張晏《注》云：「沐猴，彌猴也。」（《釋獸》「獼、狙，弥猴也」條下，1461-1462）
- (4) 《初學記》引沈懷遠《南越志》云：「海藻，一名海苔，或曰海羅，生研石上。」案苔之轉聲為薺，故《爾雅》云：「薺，海藻也。」（《釋草》「海蘿，海藻也」條下，1320）
- (5) 怖者，《說文》：「捕，惶也。」《吳子·料敵篇》云：「敵人心怖可擊。」怖與捕同。今人或言怕者，怖聲之轉耳。（《釋詁》「怖，懼也」條下，219）
- (6) 《說文》：「篋，竹膚也。」……篋之轉聲為箴。《衆經音義》卷十引《埤倉》云：「箴，析竹膚也。」……今順天人呼竹箴為竹篋。（《釋草》「竹……其表曰篋」條下，1229）

「聲轉」、「聲之轉」、「轉聲」等用語，與「一聲之轉」最大的不同地方，是它們並不旨在說明意義相關的字的聲音關係，而主要用來解釋同物異名的聲音關係。如第(2)例中，「鬱棣」與「萸棣」同為一物，而「鬱」、「萸」並屬影母，故王氏說它們是「聲之轉」。(3)、(4)、(7)諸例亦然。至於第(1)例「輸」、「脫」二字，則屬義近而聲轉的例子，與其他所謂「一聲之轉」的文例沒有甚麼分別。王氏既以「聲轉」、「聲之轉」、「轉聲」等用語來說明同物異名的現象，因此這些用語多見於《釋訓》以後訓釋名物諸篇，這與「一聲之轉」例多見於《釋詁》、《釋言》、《釋訓》三篇是不同的。

第(3)例中「彌猴」之轉為「沐猴」，是由於方音語轉之故。另外，王氏也利用古今音的沿革來說明聲轉。如第(5)例的「怖」，今聲轉為「怕」；第(6)例的「竹篋」，王氏說如今順天稱作「竹箴」。王氏是重視語音轉變的過程，並以此作為說明聲轉的憑據。

「聲轉」、「轉聲」等用語以繫聯二字或複音詞為主。轉語之間的聲音關係，通常都是雙聲，但對聲母的要求不如「一聲之轉」之嚴（詳見下節所附的「聲轉」聲音關係統計表一及表二）。

### (三) 甲即乙之轉

王氏有時會直接指出「甲即乙之轉」，而不言「聲轉」，例如：

- (1) 《說文》：「讎，詆讎也。」……案今人謂以罪誣人曰賴，即讎之轉也；又謂以己罪加於他人曰抵賴，即抵讎之轉也。（《釋詁》「閒，加也」條下，162）
- (2) 《荀子·勸學篇》：「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楊倞《注》云：「蒙鳩，鷦鷯也。」蒙亦蔑之轉，蒙鳩猶言蔑雀。（《釋詁》「紉，微也」條下，454）

在例(1)中，「賴」字屬來母祭部，「讎」字屬來母元部，二字雙聲旁轉。次例「蒙」字屬明母東部，「蔑」字屬明母月部，二字雙聲。這類用語雖不言「聲轉」，實則與「一聲之轉」、「聲轉」之例大致相同。

「甲即乙之轉」主要在說明轉語出現的先後，那就是說，先有乙詞，然後再由乙詞產生甲



詞。這與「一聲之轉」、「聲之轉」等用語，通常不指明轉語出現的先後是不同的。

#### (四) 語之轉

「語之轉」也是相當常見的一個用語，它主要在說明兩個同義詞、近義詞或類屬相同的物名的聲轉關係。例如：

- (1)《方言》：「方舟謂之潢。」郭《注》云：「揚州人呼渡津舫爲杭，荊州人呼潢。」潢亦杭也，語之轉耳。（《釋水》「潢，筏也」條下，1162）
- (2)《莊子·天地篇》：「金石有聲，不考不鳴。」《淮南子·詮言訓》作「弗叩弗鳴。」考、叩，語之轉耳。（《釋詁》「攷，擊也」條下，321）
- (3) 溲、渥者，《說文》：「溲，澤多也。」引《詩·小雅·信南山篇》：「既溲且渥。」今本作優。《說文》：「渥，霑也。」《邶風·簡兮篇》：「赫如渥赭。」毛《傳》云：「渥，厚漬也。……優、渥，語之轉。（《釋詁》「溲、渥……漬也」條下，227）

例(1)的「潢」與「杭」，同表一物，王氏引郭璞《方言注》說明二字的關係是方言語轉。例(2)的「考」與「叩」，前者的古音是溪母幽部，後者則是溪母侯部，二字雙聲旁轉。王氏引異文來證明二字的語轉關係，可能「考」、「叩」最初只是一詞，後因方言語轉，出現異讀，而分由二字表示<sup>14</sup>。例(3)與前二例不同，「優」與「渥」是雙聲（並屬影母）近義詞，是獨立的兩個詞，因雙聲義近，故王氏指出二字有語轉關係。

王氏涉及語轉時，有時會說「甲猶乙也，語之轉耳」，或說「甲亦乙也，語之轉耳」。此等用語多是強調《廣雅》同條內二字（或複音詞）的語轉情況。如「墟」、「邱」並在《釋詁》「居也」條內(176)，「墟」屬溪母魚部，「邱」屬溪母之部，二字雙聲旁轉，故王氏說：「墟猶邱也，語之轉耳。」又如「幽」與「暗」，並收在《釋詁》「深也」條內(304)，「幽」屬影母幽部，「暗」屬影母侵部，二字雙聲，且在同條內，故王氏特別指出：「暗亦幽也，語之轉耳。」

#### (五) 方俗語轉

「方俗語轉」是另一個轉語的用語。顧名思義，它是專門用以交代由於方俗語言的不同而出現的同物異名的現象。例如，在分析「錯」、「錯」二字音義關係時（見《釋詁》「錯、錯……堅也」條下，138），王氏云：「《方言》：『錯、錯，堅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曰錯，吳揚江淮之間曰錯。』錯、錯聲相近，方俗語轉耳。」按：「錯」的上古音爲見母脂部，「錯」爲見母支部<sup>15</sup>，二字雙聲通轉。王氏說它們是「方俗語轉」，是持之有據的。

14 王力以「叩」、「考」二字同源，見《同源字典》，頁185。

15 按「錯」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

有些王氏認為是「方俗語轉」的字，卻沒有舉出例證。如他說「譴」與「稱」是「方俗語轉」，「譴」的上古音是牀船母蒸部，「稱」是穿呂母蒸部，二字旁紐疊韻。大概王氏認為二字屬於「方俗語轉」，是因為二字聲近，而且並在《廣雅》同條之內（見《釋詁》「譽也」條下，472）之故。事實上，《疏證》所言「方俗語轉」的例子，大都有一共同點，就是每組轉語字都在《廣雅》同條之內（詳見本節「小結」的分析）。

#### （六）其他

此外，還有一些用語雖沒有「轉」字，但卻與轉語有關，如「語之侈翦」，是有關轉語韻部等呼不同的問題。如「語之輕重」，指的是發音時用力的大小，與聲調的不同或聲母的清濁不同有關。「語之緩急」，與聲調的緩急、緩讀急讀有關。這些用語，頗能照顧到轉語較為細微的聲音轉變現象。本文將在下節論轉語的聲音關係時，進一步討論這些用語的特點。

#### 小 結

在本節所介紹的轉語用語中，王氏使我們認識到轉語的聲轉過程，通常是聲母相同或相近而韻轉的。轉語與所由轉之詞的關係，雖然字形不同，讀音稍異，但它們往往表示同一的概念。如方舟一物，揚州人稱為「杭」、荊州人稱為「潢」，「杭」、「潢」是語之轉（1162）。又如「恐懼」這一概念，前人稱為「怖」，今人或稱為「怕」，「怖」、「怕」有聲轉關係（219）。

另外，王氏也留意到義近的詞，要是它們是聲母相同或相近的話，它們可能有聲轉關係。如他說「閭、里一聲之轉」（176），「閭」與「里」義不全同，但「尻」是它們的共義。古音方面，它們並屬來母，具備聲轉的條件。又如王氏說「刳、剝一聲之轉」（269），情況與上例相類。

古往今來，聲義相同或相近的詞不可勝數，王氏如何甄別哪些具有語轉關係，哪些沒有語轉關係呢？除了據方言材料及古文獻作證外（詳見本文第七節），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王氏從《廣雅》本身出發去繫聯轉語。按《廣雅》一書體例全仿《爾雅》，而《爾雅》的一個主要內容是以雅釋俗，或以俗釋雅。在《釋詁》、《釋言》等篇中，有以雅言解釋方言俗語的，目的是為了閱讀古書。因此，在同條內，聲音相近的同義詞便有可能是方言俗語了<sup>16</sup>。同樣，《廣雅》一書也載有不少方言詞。王氏曾說過：「《廣雅》之訓，多本《方言》。」（見《釋言》「瘞，審也」條下，532）《廣雅》除了存錄《方言》的材料外，還載了不少《方言》以外的方言詞。王氏明白這一點，因此，在疏證《廣雅》時，他特別考察同條內所收的字、詞（指複音詞），如有聲近的話，便指出它們是方言的可能。《疏證》中所說的方俗語，幾乎悉數是《廣雅》同條內的字。如：

（1）錯、鑿聲相近，方俗語轉耳。（《釋詁》「錯、鑿……堅也」條下，138）

（2）啐亦啜也，方俗語轉耳。（《釋詁》「啜……嘗也。啐」條下，379）

16 參徐朝華《爾雅今注·前言》，頁3。

- (3) 撩亦撈也,方俗語有侈奔耳。(《釋詁》「撈……撩……取也」條下,56)
- (4) 措猶揜也,方俗語有侈斂耳。(《釋詁》「措、揜……藏也」條下,420)
- (5) 唳亦唏也,方俗語有緩急耳。(《釋詁》「唏……唳……笑也」條下,133)
- (6) 頰亦頸也,方俗語有輕重耳。(《釋親》「頰、頸……項也」條下,765)

上舉六組「方俗語」,分別見於《廣雅》同條之內。這是王氏認定某二字是方俗語的主要根據。不但如此,「一聲之轉」、「語之轉」等文例中,也有不少見於《廣雅》同一條內的例子:

- (1) 剗、別一聲之轉,皆謂割斷也。(《釋詁》「別……剗,斷也」條下,68)
- (2) 叔、少一聲之轉。(《釋詁》「叔,少也」條下,306)
- (3) 匪、勿、非一聲之轉。(《釋詁》「匪、勿、非也」條下,418)
- (4) 委亦濫也,語之轉耳。(《釋詁》「濫……委……積也」條下,51)
- (5) 鱖與魴,聲之轉。(《釋魚》「魴、鱖,鱸也」條下,1406)
- (6) 莽之轉聲為毛。(《釋草》「莽……毛,草也」條下,1286)
- (7) 輞即輦之轉也。(《釋詁》「輞、輦……低也」條下,494)

上面所舉的轉語,如例(1)「剗」、「別」是一聲之轉,並在「斷也」條內,他例同。由此可知,王氏在論定某與某是轉語時,是有一定的準則,而不是隨意把兩個聲義相近的字說成是聲轉或語轉的。

在介紹轉語時,何者是轉語,何者是由所轉之詞,往往不易弄得清楚,所以王氏僅言甲與乙是「一聲之轉」或「語之轉」等,而沒有說出轉語的先後。不過,在掌握到充分的材料時,王氏也會嘗試分別轉語的先後。如:

- (1) 案今人謂以罪誣人曰賴,即闌之轉也;又謂以己罪加於他人曰抵賴,即抵闌之轉也。(《釋詁》「闌,加也」條下,162)
- (2) 蒙亦蔑之轉,蒙鳩猶言蔑雀。(《釋詁》「紉,微也」條下,454)

首例王氏據古今語說「賴」由「闌」轉來,是言之成理的。次例王氏以「蒙」是由「蔑」轉來,其理由是從「蔑」的字如「懺」、「醜」、「鷓」、「篾」等,均有微小之義<sup>17</sup>。「蒙」本身沒有「小」義<sup>18</sup>,說它由「蔑」音轉而得「小」義,也是合理的。然而,王氏在分別轉語的先後時,有時並沒有提出充分的證明,且看以下的例子:

- (1) 隼者,《玉篇》:「隼,飛也。」《廣韻》云:「隼翮,飛相及兒。」隼翮即翮翁之轉也。(《釋詁》「隼,飛也」條下,271)

17 詳見該條《疏證》原文。

18 《說文·艸部》訓「蒙」為「王女」,是女蘿之屬。

(2)《方言》云：「蕞、蕞，蕞菁也。陳楚之郊謂之蕞，魯齊之郊謂之蕞，關之東西謂之蕞菁。」……蕞者，蕞之轉聲也。(《釋草》「蕞、蕞，蕞菁也」條下，1304)

以上二例，王氏說「蕞即翻翁之轉」，「蕞者，蕞之轉聲」，都沒有甚麼具體的證明，可見王氏在分析轉語的先後時，亦有時犯論據不足的毛病。

《疏證》轉語用語的運用，是有同有異的，如「一聲之轉」、「語之轉」用法相同，主要在說明一組意義相關的字的轉語關係，而「聲轉」、「聲之轉」、「轉聲」等用語，則主要在交代同物異名的關係。至於較細微的轉語現象，王氏則從語的侈弇、輕重、緩急幾方面去分析，這是揚雄、郭璞所沒有注意到的。

### 第三節 從近人上古擬音的標準對有關文例再考察

在論述完《疏證》所用的聲訓用語後，這裏先行就「一聲之轉」、「聲之轉」、「甲即乙之轉」、「某聲轉」、「語之轉」、「方俗語轉」等用語的聲音關係綜合分析如下：

#### (一) 具雙聲關係

##### (1) 雙聲對轉

(i) 族、叢一聲之轉。(《釋詁》「叢……族……聚也」條下，346)

按：「族」、「叢」的上古擬音是：

族：dzewk(從母，屋部，入聲)

叢：dzewng(從母，東部，平聲)

二字雙聲對轉。

(ii) 怖……今人或言怕者，怖聲之轉耳。(《釋詁》「怖，懼也」條下，219)

按：「怕」、「怖」的上古擬音是：

怕：(a)p'rway(明母，魚部，去聲)

(b)p'rwak(明母，鐸部，入聲)

怖：p'way(滂母，魚部，去聲)

「怕」字的第一讀與「怖」聲是雙聲疊韻，韻部談不上有甚麼變化<sup>19</sup>。因此，這裏取「怕」字的第二讀與「怖」聲作比較，二字是雙聲對轉。

19 「怕」的第一讀與「怖」比較，是雙聲疊韻關係，均屬二等韻，聲音分別極微，當與聲音的侈弇有關，故不將此二音作比較。

(iii) 蟆者，黽之轉聲。《釋魚》「鼃、蝮，長股也」條下，1412)

按：「蟆」、「黽」的上古擬音是：

蟆：mrway(明母，魚部，平聲)

黽：mrwang(明母，陽部，上聲)

二字雙聲對轉。

(iv) 依猶隱也，語之轉耳。《釋詁》「依、隱，翳也」條下，104)

按：「依」、「隱」的上古擬音是：

依：·jər(影母，微部，上聲)

隱：(a)·jən(影母，文部，上聲)

(b)·jən(影母，文部，去聲)

二字雙聲對轉。

(v) 媯亦納也，方俗語轉耳。《釋詁》(「納、媯，入也」)條下，383)

按：「媯」、「納」的上古擬音是：

媯：(a)nəm(泥母，侵部，去聲)

(b)nrwat(泥母，物部，入聲)<sup>20</sup>

納：nəp(泥母，緝部，入聲)

「媯」字的第一讀與「納」比較<sup>21</sup>，是雙聲對轉關係。

(vi) 賴即瀾之轉也。《釋詁》「閉，加也」條下，162)

按：「賴」、「瀾」的上古擬音是：

賴：lar(來母，祭部，去聲)

瀾：(a)lan(來母，元部，平聲)

(b)lan(來母，元部，去聲)

二字雙聲對轉。

## (2) 雙聲旁轉

(i) 刳、劓一聲之轉。《釋詁》「刳、劓，屠也」條下，269)

按：「刳」、「劓」的上古擬音是：

刳：k'way(溪母，之部，平聲)

劓：k'way(溪母，魚部，平聲)

二字雙聲旁轉。

20 按「媯」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

21 曹憲音「媯」為「奴閏反」，上推古音為nəm(泥母，侵部，平、去二聲)，故此條取「媯」的第一讀與「納」比較。

(ii) 歟者，空聲之轉。(《釋天》「四穀不升曰歟」條下, 1071)

按：「歟」、「空」的上古擬音是：

歟：k'ang(溪母, 陽部, 平聲)

空：(a)k'ewng(溪母, 東部, 平聲)

(b)k'ewng(溪母, 東部, 上聲)

(c)k'ewng(溪母, 東部, 去聲)

二字雙聲旁轉。

(iii) 莽之轉聲爲毛。(《釋草》「莽……毛, 草也」條下, 1286)

按：「莽」、「毛」的上古擬音是：

莽：(a)mway(明母, 魚部, 上聲)

(b)mwang(明母, 陽部, 上聲)

毛：(a)maw(明母, 宵部, 平聲)

(b)maw(明母, 宵部, 去聲)

「莽」字第一讀與「毛」音比較, 有雙聲旁轉關係。

(iv) 墟猶邱也, 語之轉耳。(《釋詁》「邱、墟……尻也」條下, 178)

按：「墟」、「邱」的上古擬音是：

墟：k'jay(溪母, 魚部, 平聲)

邱：k'jwəy(溪母, 之部, 平聲)

二字雙聲旁轉。

### (3) 雙聲通轉

(i) 徒與袒, 一聲之轉也。(《釋詁》「徒, 袒也」條下, 418)

按：「徒」、「袒」的上古擬音是：

徒：day(定母, 魚部, 平聲)

袒：(a)dan(定母, 元部, 上聲)

(b)drian(定母, 元部, 去聲)

二字雙聲通轉。

(ii) 蕪之聲又轉而爲蔓。(《釋草》「蕪、蕪, 蕪菁也」條下, 1304)

按：「蕪」、「蔓」的上古擬音是：

蕪：mjway(明母, 魚部, 平聲)

蔓：(a)mwan(明母, 元部, 平聲)

(b)mjwan(明母, 元部, 去聲)

二字雙聲通轉。



(iii) 苔之轉聲爲蕚。(《釋草》「海蘿，海藻也」條下，1320)

按：「苔」、「蕚」的上古擬音是：

苔：døy(定母，之部，平聲)

蕚：dəm(定母，侵部，平聲)

二字雙聲通轉。

(iv) 厲亦廉也，語之轉耳。(《釋詁》「廉……厲，方也」條下，27)

按：「厲」、「廉」的上古擬音是：

厲：liar(來母，祭部，去聲)

廉：liam(來母，談部，平聲)

二字雙聲通轉

(v) 錯、錯聲相近，方俗語轉耳。(《釋詁》「錯，錯……聲也」條下，138)

按：「錯」、「錯」的上古擬音是：

錯：(a)krer(見母，脂部，平聲)

(b)k'rer(溪母，支部，上聲)

錯：key(見母，支部，上聲)

「錯」字第一讀與「錯」聲相較，是雙聲通轉。

#### (4) 雙聲、韻部關係複雜

當一組轉語字數目超過兩個時，它們韻轉的情況通常會較為複雜，舉例如下：

(i) 掩、翳、愛、隱一聲之轉。(《釋詁》「翳……掩……愛也」條下，53)

按：「掩」、「翳」、「愛」、「隱」的上古擬音是：

掩：(a)·iam(影母，談部，上聲)

(b)·jam(影母，談部，上聲)

翳：(a)·ey(影母，支部，平聲)

(b)·ey(影母，支部，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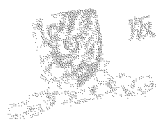
愛：·əy(影母，微部，去聲)

隱：(a)·jən(影母，文部，上聲)

(b)·jən(影母，文部，去聲)

在此例裏，四字同屬影母，是雙聲關係。韻部方面，「愛」、「隱」二字主要元音相同，一陰一陽，具對轉條件。至於「掩」、「翳」二字，其韻部與「愛」、「隱」不近。「掩」、「翳」二字本身韻亦不類，無韻變規律可尋。所以，此例的轉語是集對轉及不可轉的韻在一起的。

(ii) 蔓……聲轉而爲萁……又轉而爲門，又轉而爲芴。(《釋草》「蔓、萁，蕪菁也」條下，1305)



按：「蔓」、「萁」、「門」、「芴」的上古擬音是：

蔓：(a)mwan(明母，元部，平聲)

(b)mjwan(明母，元部，去聲)

萁：(a)meng(明母，耕部，平聲)<sup>22</sup>

(b)mek(明母，錫部，入聲)

門：mwən(明母，文部，平聲)

芴：(a)mjwət(明母，物部，入聲)

(b)xmwət(曉母，物部，入聲)

「蔓」、「萁」、「門」及「芴」的第一讀有雙聲關係。韻部方面，有對轉(如「門」與「芴」)，有旁轉(如「蔓」與「門」)，有韻尾相類，或可通轉(如「蔓」與「萁」)。它們韻轉的情況是較為複雜的。

#### (5) 雙聲、韻部不近

(i) 捋、流一聲之轉。(《釋言》「捋，捋也」條下，546)

按：「捋」、「流」的上古擬音是：

捋：lwat(來母，月部，入聲)

流：liəw(來母，幽部，平聲)

二字雙聲，但韻部不近。

(ii) 留、孿，聲之轉也。(《釋草》「孿夷，芍藥也」條下，1181)

按：「留」、「孿」的上古擬音是：

留：(a)liəw(來母，幽部，平聲)

(b)liəw(來母，幽部，去聲)

孿：liwan(來母，元部，平聲)

二字聲母相同，韻部殊異。

(iii) 臙亦臙也，語之轉耳。(《釋詁》「臙、臙……盛也」條下，186)

按：「臙」、「臙」的上古擬音是：

臙：njang(泥母，陽部，上聲)

臙：njəw(泥母，幽部，平聲)

二字雙聲，但韻部不近。

22 王氏在本條下引《北戶錄》云「門菁」別作「冥菁」，「門」是「萁」的轉音。據此，「萁」、「冥」亦當音近。由《廣韻》反切上探「冥」的古音，亦在耕、錫二部。



## (二) 具旁紐關係

## (1) 旁紐對轉

(i) 撫、方一聲之轉。(《釋詁》「方……撫，有也」條下，12)

按：「撫」、「方」的上古擬音是：

撫：p'jway(滂母，魚部，平聲)

方：(a)pjwang(幫母，陽部，平聲)

(b)bjwang(並母，陽部，平聲)

二字旁紐對轉。

(ii) 浦者，旁之轉聲。(《釋邱》「浦，厓也」條下，1141)

按：「浦」、「旁」的上古擬音是：

浦：p'way(滂母，魚部，上聲)

旁：(a)bwang(並母，陽部，平聲)

(b)prwang(幫母，陽部，平聲)

二字旁紐對轉。

(iii) 蹊亦徑也，語之轉耳。(《釋宮》「蹊、徑……道也」條下，807)

按：「蹊」、「徑」的上古擬音是：

蹊：gey(匣母，支部，平聲)

徑：keng(見母，耕部，平聲)

二字旁紐對轉。

(iv) 樞亦措也，方俗語轉耳。(《釋詁》「措……樞……磨也」條下，279)

按：「樞」、「措」的上古擬音是：

樞：k'rwər(溪母，微部，平聲)<sup>23</sup>

措：krət(見母，物部，入聲)

二字旁紐對轉。

## (2) 旁紐旁轉

(i) 蘆、芑，聲之轉。(《釋草》「蘆，蘆也」條下，1300)

按：「蘆」、「芑」的上古擬音是：

蘆：(a)gjay(羣母，魚部，平聲)

(b)gjay(羣母，魚部，上聲)

23 按「樞」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曹憲音「樞」為「口淮切」，所推上古音亦同。

芑:k'iəy(溪母,之部,上聲)

二字旁紐旁轉。

(ii) 緝亦縫也,語之轉耳。(《釋詁》「緝……緝也」條下,212)

按:「緝」、「縫」的上古擬音是:

緝:prwəŋ(幫母,蒸部,平聲)<sup>24</sup>

縫:(a)bjewŋ(並母,東部,平聲)

(b)bjewŋ(並母,東部,去聲)

二字旁紐旁轉<sup>25</sup>。

### (3) 旁紐通轉

(i) 螭、蝓,聲之轉也。(《釋蟲》「螭、蝓,蟬也」條下,1361)

按:「螭」、「蝓」的上古擬音是:

螭:gjiey(羣母,支部,上聲)

蝓:k'jiet(溪母,質部,入聲)

二字旁紐,主要元音相同,可通轉。

(ii) 蚊與肌,聲之轉耳。(《釋蟲》「蚊蝮,蝮蝮也」條下,1382)

按:「蚊」、「肌」的上古擬音是:

蚊:gjiey(羣母,支部,上聲)

肌:kier(見母,脂部,平聲)

二字旁紐通轉。

(iii) 𦍋亦脅也,語之轉耳。(《釋親》「𦍋,脅也」條下,770)

按:「𦍋」、「脅」的上古擬音是:

𦍋:(a)k'jay(溪母,魚部,平聲)

(b)k'jay(溪母,魚部,去聲)

脅:xjap(曉母,葉部,入聲)

二字旁紐通轉<sup>26</sup>。

24 按「緝」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

25 「緝」字曹憲音「百猛」、「布緝」二切,據此上推「緝」的上古擬音是:

(a)prwəŋ(幫母,陽部,上聲)

(b)preŋ(幫母,耕部,平聲)

二音與「縫」音比較,仍屬旁紐旁轉關係。

26 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以「𦍋」字入溪母葉部,「脅」字入曉母葉部,如此,「𦍋」、「脅」有旁紐疊韻關係。見該書頁257。

## (4) 旁紐，韻部不近

(i) 渠與魁一聲之轉。《釋器》「吳魁，盾也」條下，1011)

按：「渠」、「魁」的上古擬音是：

渠：gjay(羣母，魚部，平聲)

魁：k'war(溪母，微部，平聲)

二字旁紐，但韻部不近。

(ii) 簣之言嬾也，……聲又轉為棧。《釋器》「簣，第」條下，1021)

按：「簣」、「棧」的上古擬音是：

簣：tsrek(精母，錫部，入聲)

棧：(a) dzrian(從母，元部，上聲)

(b) dzran(從母，元部，上聲)

(c) dzran(從母，元部，去聲)

二字旁紐，但韻部不近。

## (三) 具準旁紐關係

## (1) 準旁紐對轉

(i) 搯亦搯也，方俗語轉耳。《釋詁》「搯……搯……擊也」條下，318)

按：「搯」、「搯」的上古擬音是：

搯：tjiay(照章母，魚部，上聲)<sup>27</sup>

搯：tiak(端母，鐸部，入聲)

「搯」屬舌面音，「搯」屬舌頭音，有準旁紐關係。韻部方面，二字有對轉關係。

(ii) 啐亦啜也，方俗語轉耳。《釋詁》「啜……嘗也。啐」條下，379)

按：「啐」、「啜」的上古擬音是：

啐：sriwar(審山母，祭部，去聲)

啜：(a) tiwar(端母，祭部，去聲)

(b) tiwat(端母，月部，入聲)

「啐」聲與「啜」的第一讀比較，是準旁紐疊韻，韻部並無變化。「啐」聲與「啜」的第二讀比較，則是準旁紐對轉。

27 按「搯」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搯」字曹憲音「者」，上推古音亦同。

(iii) 鈿猶拙也，方俗語轉耳。(《釋詁》「鈿……拙……鈍也」條下, 325)

按：「鈿」、「拙」的上古擬音是：

鈿：(a)dar(定母, 祭部, 去聲)<sup>28</sup>

(b)t'ar(透母, 祭部, 去聲)

拙：tjiwat(照章母, 月部, 入聲)

二字準旁紐對轉。

## (2) 準旁紐, 韻部不近

(i) 輸、脫, 聲之轉。(《釋詁》「輸, 脫也」條下, 475)

按：「輸」、「脫」的上古擬音是：

輸：(a)st'jew(審書母, 侯部, 平聲)

(b)st'jew(審書母, 侯部, 去聲)

脫：(a)t'wat(透母, 月部, 入聲)

(b)kwat(定母, 月部, 入聲)

二字準旁紐, 但韻部不近。

(ii) 輞即輦之轉也。(《釋詁》「輞、輦……低也」條下, 494)

按：「輞」、「輦」的上古擬音是：

輞：tjəw(照章母, 幽部, 平聲)

輦：tier(端母, 脂部, 去聲)

二字準旁紐, 但韻部不近。

## (四) 具鄰紐關係

### (1) 鄰紐對轉

(i) 橡、柔, 聲之轉也。(《釋木》「橡, 柔也」條下, 1351)

按：「橡」、「柔」的上古擬音是：

橡：rjang(邪母, 陽部, 上聲)

柔：zdjaγ(牀船母, 魚部, 上聲)

「橡」屬齒頭音, 「柔」屬舌面音, 二字有鄰紐關係。韻部方面, 二字有對轉關係。

### (2) 鄰紐旁轉

(i) 杼之聲轉而為采。(《釋木》「橡, 柔也」條下, 1351)

28 「鈿」字上古擬音據曹憲音「大兀切」上推得之。

按：「杼」、「采」的上古擬音是：

杼：(a)diay(定母，魚部，上聲)

(b)zdjay(牀船母，魚部，上聲)

(c)zdjay(牀船母，魚部，去聲)

采：(a)ts'əy(清母，之部，上聲)

(b)ts'əy(清母，之部，去聲)

「杼」屬舌面音，「采」屬齒頭音，二字有鄰紐關係。韻部方面，二字韻尾相同，可旁轉。

### (3) 鄰紐通轉

(i) 綏、舒又一聲之轉。(《釋詁》「綏，舒也」條下，425)

按：「綏」、「舒」的上古擬音是：

綏：(a)sjiwa(心母，歌部，平聲)

(b)sjiwər(心母，微部，平聲)

舒：st'jay(審書母，魚部，平聲)

「綏」屬齒頭音，「舒」屬舌面音，齒音與舌音有鄰紐關係。韻部方面，「綏」的第一讀與「舒」的主要元音相同，有通轉關係。

(ii) 翬、扇一聲之轉。(《釋草》「烏翬，射干也」條下，1330)

按：「翬」、「扇」的上古擬音是：

翬：srap(心母，葉部，入聲)

扇：st'jian(審書母，元部，去聲)

二字鄰紐通轉，理由與上例同。

(iii) 彎亦抓也，語之轉耳。(《釋詁》「抓、彎，引也」條下，145)

按：「彎」、「抓」的上古擬音是：

彎：·rwan(影母，元部，平聲)

抓：krway(見母，魚部，平聲)

「彎」屬喉音，「抓」屬牙音，喉、牙音是鄰紐。韻部方面，二字元音相同，韻尾不近，可通轉。

### (4) 鄰紐，韻部不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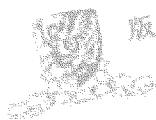
(i) 蟻與蜷，聲之轉。(《釋蟲》「馬蜷，馬蚊也」條下，1372)

按：「蟻」、「蜷」的上古擬音是：

蟻：(a)dzran(牀崇母，元部，上聲)

(b)dzran(牀崇母，元部，去聲)

蜷：diəwk(定母，覺部，入聲)



「𧈧」屬正齒音,「𧈧」屬舌頭音,齒、舌音屬鄰紐。韻部方面,二字韻部不近。

(ii) 舩亦舩也,語之轉耳。[《釋水》(舩、舩……舟也)條下,1157]

按:「舩」、「舩」的上古擬音是:

舩:dewng(定母,東部,平聲)

舩:(a)dzram(從母,談部,平聲)

(b)dzram(從母,談部,去聲)

「舩」屬舌面音,「舩」屬齒頭音,舌、齒音屬鄰紐。韻部方面,二字韻部並不相近。

### (五) 聲母關係複雜

#### (1) 聲母及韻部關係複雜

(i) 居、踞、踞、𧈧、𧈧、跪一聲之轉。[《釋詁》「𧈧、踞也」條下,358]

按:六字的上古擬音是:

居:kjaj(見母,魚部,平聲)

踞:kjaj(見母,魚部,上聲)

踞:giay(羣母,之部,上聲)

𧈧:k'iaŋ(溪母,之部,上聲)

𧈧:k'eŋ(溪母,支部,上聲)

跪:(a)k'iwa(溪母,歌部,上聲)<sup>29</sup>

(b)giwa(羣母,歌部,上聲)

在這組轉語中,聲母的關係,有雙聲(如「居」與「踞」),有旁紐(如「踞」與「𧈧」);韻部的關係,有疊韻(如「居」與「踞」),有旁轉(如「𧈧」與「𧈧」),有通轉(如「踞」與「跪」)。這組轉語的聲韻關係雖然變化較大,但聲母總離不開雙聲或旁紐,故王氏統稱之為「一聲之轉」。

(ii) 康、坑、欽、科、渠,皆空之轉聲也。[《釋水》「渠……欽……科……坑也」條下,1153]

按:六字的上古擬音是:

康:k'ang(溪母,陽部,平聲)

坑:k'rang(溪母,陽部,平聲)

欽:(a)gəm(匣母,侵部,上聲)

(b)k'am(溪母,侵部,上聲)

29 王力《同源字典》頁86注「跪」音為giue,羣母支部,如此,「跪」與其他諸字的韻部便有旁轉或疊韻關係了。

科:(a)k'wa(溪母,歌部,平聲)

(b)k'wa(溪母,歌部,去聲)

渠:gjaŋ(羣母,魚部,平聲)

空:(a)k'ewng(溪母,東部,平聲)

(b)k'ewng(溪母,東部,上聲)

(c)k'ewng(溪母,東部,去聲)

「空」字與其餘各字的關係,就聲母而言,主要是雙聲,如「空」與「康」、「坑」等,只有「空」與「渠」是旁紐關係。韻部方面,有旁轉關係,如「空」與「康」、「坑」。其餘「欲」、「科」、「渠」三字與「空」的韻部則不相近。

(iii)培、塿、埡,聲之轉。(《釋邱》「埡……培、塿……冢也」條下,1138)

按:三字的上古擬音是:

培:(a)bwəŋ(並母,之部,平聲)

(b)bwəŋ(並母,之部,上聲)

塿:lew(來母,侯部,上聲)

埡:riew(喻以母,侯部,平聲)<sup>30</sup>

「培」字聲母是唇音,與舌音不近。「塿」屬舌頭音,「埡」屬喻以母,喻以母與舌齒音相通<sup>31</sup>。韻部方面,「塿」、「埡」疊韻,二字與「培」則屬旁紐關係。

#### (六) 特殊聲轉例

有關轉語的文例,其中有個別特殊的聲轉現象,可以例外視之。這包括轉語字是疊韻關係和聲母不近而韻轉兩項,分述如下:

##### (1) 轉語保持疊韻關係

一般轉語是聲母相同或相近而韻部轉變的,但以下三組轉語卻保持疊韻關係:

(i) 今俗語言安穩者,隱聲之轉也。(《釋詁》「隱,安也」條下,35)

按:「穩」、「隱」的上古擬音是:

穩:·uən(影母,文部,上聲)<sup>32</sup>

隱:(a)·jən(影母,文部,上聲)

(b)·jən(影母,文部,去聲)

30 按「埡」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又「埡」字曹憲音「以珠切」,上推古音亦同

31 見周法高先生《論上古音和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三卷第二期,1970年,頁358。

32 按「穩」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

「穩」、「隱」的聲音關係是雙聲疊韻，韻部沒有轉變<sup>33</sup>，不同處在「穩」屬合口一等韻，而「隱」屬開口三等韻。二字在侈弇方面，是稍有差別的。

(ii) 鱧與魴，聲之轉。(《釋魚》「魴、鱧，鱈也」條下，1406)

按：「鱧」、「魴」的上古擬音是：

鱧：·əw(影母，幽部，去聲)<sup>34</sup>

魴：(a)·jəw(影母，幽部，上聲)

(b)·eaw(影母，幽部，平聲)

二字也是雙聲疊韻<sup>35</sup>，「鱧」屬開口一等韻；「魴」有二音，分屬開口三等和四等。二字的分別，僅在等的不同，是侈弇之別。

(iii) 穉猶纏也，語之轉耳。(《釋詁》「穉……纏……束也」條下，313)

按：「穉」、「纏」的上古擬音是：

穉：tjian(照母，元部，上聲)<sup>36</sup>

纏：dian(定母，元部，平聲)

以發音部位而言，「穉」是舌面音，「纏」是舌頭音，二字有準旁紐關係<sup>37</sup>。韻部方面，二字疊韻，並屬三等韻字。在這條轉語例中，「穉」的聲母屬清聲母，「纏」的聲母屬濁聲母，故「穉」聲輕而「纏」聲重。

(iv) 私、穗正一聲之轉也。(《釋草》「菘，茅穗也」條下，1274)

按：「私」、「穗」的上古擬音是：

私：sjier(心母，脂部，平聲)

33 「穩」字高本漢、董同龢、王力及周法高先生並無上古擬音。郭錫良所擬的上古音是uən(影母，文部)，與《廣韻》反切上推之音同。諸家所擬「隱」字的上古音是：

高本漢	董同龢	王力
隱： <u>(a)·jən</u>	<u>(a)·jən</u>	<u>iən</u>
<u>(b)·jən</u>	<u>(b)·jən</u>	(影母，文部)
(影母，四部)	(影母，文部，上、去二聲)	

34 「鱧」字諸家無擬上古音，此字上古擬音乃據《廣韻》反切上推而得。曹憲音「奧」，上推古音亦同。

35 「魴」字高本漢、王力無擬上古音。董同龢的擬音是：

(a)·jog(影母，幽部，上聲)

(b)·ioq(影母，幽部，平聲)

董氏所定「魴」字的聲母和韻部與周法高先生同。

36 按「穉」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曹憲音「穉」為「之善切」，所推上古音亦同。

37 「穉」字諸家無擬上古音。又諸家所擬「纏」字的上古音是：

高本漢	董同龢	王力	郭錫良
<u>d'jan</u>	<u>d'jan</u>	缺	<u>dian</u>
(定母，一部)	(定母，元部，平聲)		(定母，元部)

高、董、郭三家所定「纏」字的聲母及韻部與周法高先生同。



穗:rjiwer(邪母,脂部,平聲)<sup>38</sup>

二字並屬齒頭音,旁紐。韻部方面,二字有疊韻關係<sup>39</sup>。在這例裏,「私」屬全清聲母字,「穗」屬全濁聲母字,因此「私」聲輕而「穗」聲重。

(v)颺亦颺也,語之轉耳。(《釋詁》「颺……颺……風也」條下,450)

按:「颺」、「颺」的上古擬音是:

颺:leaw(來母,幽部,平聲)<sup>40</sup>

颺:liaw(來母,幽部,平聲)

二字雙聲疊韻<sup>41</sup>,不同的是「颺」有介音e,屬四等韻字;「颺」有介音i,屬三等韻字,故二者的分別在侈弇,「颺」侈而「颺」弇。

(vi)譏亦稱也,方俗語轉耳。(《釋詁》「稱……譏……譽也」條下,472)

按:「譏」、「稱」的上古擬音是:

譏:zdjiəŋ(牀母,蒸部,平聲)

稱:(a)t'jiəŋ(穿母,蒸部,平聲)

(b)t'jiəŋ(穿母,蒸部,去聲)

二字旁紐疊韻,二者的分別是:「譏」屬全濁聲母字,「稱」屬次清聲母字,故「譏」聲重而「稱」聲輕。

上面六例,聲轉情況有別於一般的聲轉例。例(i)、(ii)、(v)是關乎語之侈弇,例(iii)、(iv)、(vi)則關乎語之輕重,因此,六例當歸入「語之侈弇」及「語之輕重」項中。

38 「穗」字的上古擬音錄自《周法高上古音韻表》。按《漢字古今音彙》定「穗」字爲喻母yri字,喻母yri不與心母諧(參注31),諸家均定「穗」字屬邪母,今不從《漢字古今音彙》之音。

39 諸家所擬「私」、「穗」二字的上古音是:

高本漢	董同龢	王力	郭錫良
私:sjər (心母,十一部)	sjed (心母,脂部,平聲)	缺	sjei (心母,脂部)
穗:dziwəd (邪母,十一部)	ziwed (邪母,脂部,去聲)	ziuət (邪母,物部)	zīwēt (邪母,質部)

諸家所定「私」、「穗」的聲母,「私」的韻部並與周法高先生同。至於「穗」所歸韻部,高、董、周並同,王、郭二氏則以「穗」爲入聲韻。

40 按「颺」字的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曹憲音「颺」爲「遼」,所推上古音亦同。

41 諸家所擬「颺」、「颺」二字的上古音是:

高本漢	董同龢	王力	郭錫良
颺:缺	缺	缺	缺
颺:gliōg (來母,二十八部)	liōg (來母,幽部,平聲)	缺	缺

按:「颺」字上古擬音諸家並缺。「颺」字上古聲母及韻部,高、董、周三家所定並同。

## (2) 聲母不近而韻轉

有四則轉語例子，聲母是沒有關連的，它們是：

## (i) 匏之轉聲為瓠。(《釋草》「匏，瓠也」條下，1307)

按：「匏」、「瓠」的上古擬音是：

匏：brəw(並母，幽部，平聲)

瓠：(a)gway(匣母，魚部，平聲)

(b)gway(匣母，魚部，去聲)

「匏」字聲母屬唇音，「瓠」字聲母屬牙音，唇、牙音不近。二字韻部則有旁轉關係<sup>42</sup>。王氏在同條內舉《說文》謂「匏」從「包」聲，又謂「瓠」以「夸」為聲。按：「包」、「夸」的上古擬音是：

包：prəw(幫母，幽部，平聲)

夸：k'rwai(溪母，魚部，平聲)

二字聲母仍有唇、牙之別。王氏說「匏之轉聲為瓠」，是與一般聲轉情況不同的。

## (ii) 菌者，蛭之轉聲。(《釋蟲》「朝蛭，孽母也」條下，1384)

按：「菌」、「蛭」的上古擬音是：

菌：giwən(羣母，文部，上聲)

蛭：riəw(喻母，幽部，上聲)<sup>43</sup>

喻母ri與舌齒音相諧<sup>44</sup>，當與屬牙音的羣母不類。「菌」、「蛭」韻部亦不近。王氏說「菌」為「蛭」之聲轉，音理並不充分。

## (iii) 遺、問、語之轉耳。(《釋詁》「問，遺也」條下，302)

## 42 諸家所擬「匏」、「瓠」的上古音是：

高本漢	董同龢	王力	郭錫良
匏：b'og (並母，二十七部)	b'og (並部，幽部，平聲)	缺	beəu (並母，宵部)
瓠：g'wo (匣母，三十三部)	ɣwag (匣母，魚部，去聲)	缺	ɣa (匣母，魚部)

按：諸家所定「匏」、「瓠」二字聲母、韻部與周法高先生同。

## 43 諸家所擬「菌」、「蛭」的上古音是：

高本漢	董同龢	王力	郭錫良
菌：g'iwen (羣母，四部)	g'iwən (羣母，文部，上聲)	缺	giwən (羣母，文部)
蛭：缺	缺	缺	liəu (余母，幽部)

按：「菌」字諸家擬音同。「蛭」字古音乃據《廣韻》反切推出。

## 44 同注31。

按：「遺」、「問」的上古擬音是：

遺：(a)ɣriwər(喻以母，微部，平聲)

(b)ɣriwər(喻以母，微部，去聲)

問：mjwən(明母，文部，平聲)

周法高先生將喻以紐和喉、牙音相通的一部分擬作ɣri<sup>45</sup>，「問」屬唇音，唇與喉、牙音不近。韻部方面，「遺」、「問」元音相同，韻部陰陽對轉<sup>46</sup>。

(iv)栴、隸，語之轉耳。《釋詁》「隸，栴也」條下，258)

按：「栴」、「隸」的上古擬音是：

栴：ngat(疑母，月部，入聲)

隸：rier(喻以母，脂部，去聲)<sup>47</sup>

喻以母ri與舌齒音相諧<sup>48</sup>，當與牙音的疑母不類。韻部方面，二字亦不相近<sup>49</sup>。

以上四組轉語，都是聲母不近而韻轉的，與一般轉語情況不同。大概這就是王氏所說的「異位相轉」吧！（詳見本文第四節）

### (七) 其他聲轉關係

除上述的轉語用語外，還有一些用語雖沒有提及「轉」字，但卻與轉語有關，這些用語有「語之侈弇」、「語之輕重」和「語之緩急」，王氏以這些用語來分析轉語中較為細微的聲轉現象。現分別論述於下：

#### (1) 語之侈弇

《疏證》一書共十一例。「侈弇」或稱「侈斂」，或稱「侈言、約言」。所謂「侈」，是指字音的開

45 同上注。

46 諸家所擬「遺」、「問」的上古音是：

高本漢	董同龢	王力	郭錫良
遺：(a)giwəd (喻以母，六部)	(a)giwəd (喻以母，微部，平聲)	缺	(a)kiwəi (余母，微部)
(b)giwəd (喻以母，六部)	(b)giwəd (喻以母，微部，去聲)		(b)kiwəi (余母，微部)
問：mjwən (明母，四部)	miwən (明母，文部，去聲)	缺	miwən (明母，文部)

按：諸家所定「遺」、「問」的聲母、韻部大致相同。

47 「隸」字諸家無擬上古音，《廣韻》亦無此字。「隸」字的上古擬音是據曹憲音「弋至切」上推而得。

48 同注31。

49 「栴」字的上古音，高本漢擬為ngāt，疑母，二部（相當於月部）。董同龢、王力、郭錫良均缺「栴」音。

口度較大,而「𦵑」是指字音的開口度較小。例如:

(i) 撩亦撈也,方俗語有侈𦵑耳。(《釋詁》「撈……撩……取也」條下,56)

按:「撩」、「撈」的上古擬音是:

撩:(a)law(來母,宵部,上聲)

(b)leaw(來母,宵部,平聲)

(c)leaw(來母,宵部,上聲)

撈:law(來母,宵部,平聲)<sup>50</sup>

「撩」的第一讀與「撈」音全同,無「侈𦵑」之別,當以「撩」的第二、第三讀與「撈」聲作比較。如此,則「撩」、「撈」雙聲疊韻,不同處是「撩」有介音e,屬開口四等韻字;「撈」無介音,屬開口一等韻字。「撈」開口度較大,故侈;「撩」開口度較小,故𦵑。

(ii) 𦵑亦剗也,聲有侈斂耳。(《釋詁》「𦵑,剗也」條下,471)

按:「𦵑」、「剗」的上古擬音是:

𦵑:·ewan(影母,元部,平聲)

剗:·wan(影母,元部,平聲)<sup>51</sup>

「𦵑」、「剗」也是雙聲疊韻,惟「𦵑」字四等合口,「剗」字一等合口,故「剗」侈而「𦵑」斂。

上面兩例,轉語是既雙聲又疊韻的,它們只有韻頭上的差異,而決定音的侈𦵑也正在此。

王氏論語之侈𦵑的例子中,也有轉語不是雙聲的,如:

(i) 撫亦把也,方俗語有侈𦵑耳。(《釋詁》「把……撫……持也」條下,378)

按:「撫」、「把」的上古擬音是:

撫:p'jway(滂母,魚部,上聲)

把:prway(幫母,魚部,上聲)

二字旁紐疊韻。「撫」有介音jw,屬三等合口韻字;「把」有介音rw,屬二等合口韻字。相對來說,「把」音侈而「撫」音𦵑。

(ii) 饘之爲飡,方俗音有侈𦵑耳。(《釋器》「飡,饘也」條下,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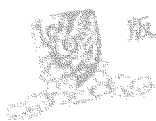
按:「饘」、「飡」的上古擬音是:

饘:(a)tjian(照章母,元部,平聲)

(b)tjian(照章母,元部,上聲)

50 按「撈」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

51 按「剗」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



飡:(a)kjan(見母,元部,平聲)

(b)kan(見母,元部,平聲)<sup>52</sup>

此條「饘」屬舌面音,「飡」屬牙音,聲母不近。韻部方面,二字疊韻。「饘」有二讀,均有介音ji,是三等開口韻。「飡」亦有二讀,一有介音j,也是三等開口韻;一無介音,屬一等開口韻。若「饘」音與「飡」的第一讀比較,侈弇之別不明顯;若與「飡」的第二讀比較,則「飡」侈而「饘」弇。

凡言「語之侈弇」的,轉語不一定是雙聲,但它們必屬疊韻,而決定聲音的侈弇則在於等呼了。

## (2)語之輕重

《疏證》共二十四例。王氏所說的輕重,主要是從聲母、等呼和聲調三方面進行分析的,分述如下:

### (I)以聲母清濁定輕重

前人用「輕」、「重」來表示輔音讀法的不同。一般是用「輕」來表示不送氣音,用「重」來表示送氣音或濁音,用「不輕不重」或「半輕半重」等來表示鼻音或其他次濁音。後人又把輕重與清濁聯繫起來,輕與清、重與濁表示相同或相近的概念<sup>53</sup>。王氏在《疏證》中,有以聲母的發音方法來論定「語之輕重」的,如:

(i)𧈧猶言臙也,方俗語有重輕耳。(《釋蟲》「蟪蛄,𧈧也」條下,1378)

按:「𧈧」、「臙」的上古擬音是:

𧈧:t'ək(透母,職部,入聲)<sup>54</sup>

臙:(a)dəŋ(定母,蒸部,平聲)

(b)dək(定母,職部,入聲)

透母是次清聲母,定母是全濁聲母,因此,相對來說,「臙」聲重而「𧈧」聲輕。

(ii)拂猶捋也,方俗語有輕重耳。(《釋詁》「捋……拂……拔也」條下,367)

按:「拂」、「捋」的上古擬音是:

拂:(a)pjwət(幫母,物部,入聲)

(b)p'jwət(滂母,物部,入聲)

52 「飡」字《集韻·僊韻》有「諸延」一切,上古擬音有tjian音(照母,元部,平,去二聲),如此,則「饘」、「飡」二字有雙聲疊韻關係,並有平聲一讀。

53 參李新魁《漢語音韻學》,頁205-206。

54 「𧈧」字無上古音。據王氏此條云:「𧈧一作蟪。」「𧈧」上古擬音即據「蟪」得之。

掙:bwət(並母,物部,入聲)<sup>55</sup>

「拂」字的聲母是幫母與滂母,分別是全清和次清聲母,「掙」字的聲母是並母,屬全濁聲母。因此,「掙」聲重而「拂」聲輕。

## (II)以等呼定輕重

前人用「等」的概念來分析漢語的語音。他們從整個音節(古人稱之為「字」)來分等。音節的分等涉及聲和韻兩個方面,而這種等也叫做輕重<sup>56</sup>。有時,當二字的聲母相同時,決定二字的輕重,便在於它們韻類所屬的等第了。《疏證》也有以韻的等第來區分輕重的例子,如:

(i)陟亦陀也,方俗語有輕重耳。(《釋詁》「陟、陀、陟……壞也」條下,64)

按:「陟」、「陀」的上古擬音是:

陟:(a)da(定母,歌部,上聲)

(b)dia(定母,歌部,上聲)

陀:da(定母,歌部,平聲)<sup>57</sup>

二字雙聲疊韻。若以「陟」的第二讀與「陀」聲比較,「陟」是三等韻字,「陀」是一等韻字。「陟」開口度較小,故輕;「陀」開口度較大,故重。

(ii)方言有重輕,故又謂竹爲竺也。(《釋草》「竺,竹也」條下,1228)

按:「竹」、「竺」的上古擬音是:

竹:tiəwk(端母,覺部,入聲)

竺:(a)təwk(端母,覺部,入聲)

(b)tjəwk(照母,覺部,入聲)

「竺」有二讀,二讀的聲母均屬全清聲母。「竹」屬端母,也是全清聲母。韻部方面,「竹」有介音i,屬三等;「竺」無介音,屬一等,故「竹」聲輕而「竺」聲重。

## (III)以聲調定輕重

清人言四聲,多從聲音的長短和輕重來判別,如:

(i)顧炎武《音論中》云:「平音最長,上去次之,入則詘然而止,無餘音矣。」又云:「其重其疾則爲入、爲去、爲上 其輕其遲則爲平。」<sup>58</sup>

55 按「掙」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曹憲音「掙」爲「蒲骨切」,上推古音亦同。

56 參李新魁《漢語音韻學》,頁207-208。

57 按「陀」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

58 分見《音論》,卷中,頁二十五上、二十一上。

(ii)江永《音學辨微》云：「平聲音長，仄聲音短；平聲音空，仄聲音實；平聲如擊鐘鼓，仄聲如擊土木石。」<sup>59</sup>

(iii)段玉裁《答江晉三論韻》云：「平稍揚之則爲上，入稍重之則爲去。」<sup>60</sup>

綜合上述諸家分析，他們對四聲的認識是：

(i)以長短言：平聲最長，上去聲次之，入聲最短。

(ii)以輕重言：平聲最輕，上去聲次之。入聲最重。

王氏在《疏證》裏，也有以聲調來判別「語之輕重」的，例如：

(i)搖亦躍也，方俗語有輕重耳。(《釋詁》「躍……搖……上也」條下，113)

按：「搖」、「躍」的上古擬音是：

搖：ɣriaw(喻以母，宵部，平聲)

躍：riawk(喻以母，藥部，入聲)

平聲爲輕，入聲爲重。

(ii)馬亦罵也，方俗語有輕重耳。(《釋詁》「馬，罵也」條下，281)

按：「馬」、「罵」的上古擬音是：

馬：mrway(明母，魚部，上聲)

罵：mrway(明母，魚部，去聲)

上聲爲輕，去聲爲重。

(iii)捩亦隋也，方俗語有輕重耳。(《釋詁》「隋、捩……高也」條下，468)

按：「捩」、「隋」的上古擬音是：

捩：ts'jiaw(明母，宵部，平聲)<sup>61</sup>

隋：ts'jiaw(明母，宵部，去聲)

平聲爲輕，去聲爲重。

上舉三例，例(ii)的「馬」與「罵」，例(iii)的「捩」與「隋」，各組字的上古擬音全同，王氏當據聲調來斷其輕重。可見王氏疏證《廣雅》時，是認爲古有四聲的。

### (3) 語之緩急

《疏證》共十三例。「語之緩急」，或稱「急言、徐言」、「疾言、徐言」的，《疏證》共有十三例，界定的標準有二：

59 見《音學辨微》之「一辨平仄」。

60 《經韻樓集》，卷六，頁二十五上(見《段玉裁遺書》，下冊，頁968)。

61 「捩」字諸家無擬上古音，《廣韻》亦不收此字。曹憲音「捩」爲「七消切」，其上古擬音即據此切語上推得之。

## (I) 緩讀爲二字, 急讀爲一字

- (i) 疾蠱……急言之則爲瘞矣。(《釋詁》「姓, 短也」條下, 244)  
 (ii) 情者……緩言之則爲卒便矣。(《釋親》「婿謂之情」條下, 762)  
 (iii) 急言之則曰頭, 徐言之則曰鬮。 (《釋親》「項顛謂之鬮」條下, 764)

上面三例, 都是指在表達同一概念時, 急言讀成一字, 緩言則讀成二字。至於緩急之間的語音關係, 王氏在《釋草》「石髮, 石衣也」條下(1251)有較清楚的說明:

落與治古同音, 故疾言之則爲落, 徐言之則爲陟釐, 陟釐正切落字。

王氏以疾言是由徐言的二字切出的說法, 大概是受顧炎武的影響<sup>62</sup>。然而, 這說法是有問題的。即以王氏說「陟釐正切落字」而論, 細審「陟釐」的切音, 與「落」字音不盡相同。三字的上古擬音是:

- 陟: tiak(端母, 職部, 入聲)  
 釐: liay(來母, 之部, 平聲)  
 落: (a)dəy(定母, 之部, 平聲)  
 (b)diay(定母, 之部, 平聲)

按: 反切下字「釐」與「落」的第二讀的韻部完全相同。然反切上字「陟」是端母字, 「落」是定母字, 端、定雖同是舌頭音, 但清濁不同, 故謂「陟釐正切落字」是不大恰當的。

其實, 「急言」合音的實際結果與反切所得的音是微有不同的, 如將「陟釐」急言讀出, 「陟」字的清聲母(即端母)可能受「釐」字的次濁聲母(即來母)的影響, 因而產生同化作用, 也變讀爲濁聲母(即定母)了。因此, 「陟釐」急言有讀成「落」的可能, 但若如王氏所言「陟釐正切落字」, 卻是說不過去的。

現在再看上舉三個「緩言、急言」的例子, 它們的上古擬音分別是:

- 例(i):  
 疾: ts'ewk(清母, 屋部, 入聲)  
 蠱: (a)ley(來母, 支部, 上聲)  
 (b)lwa(來母, 歌部, 上聲)  
 瘞: dzwa(從母, 歌部, 平聲)

62 顧炎武《音論》卷下云:「按反切之語, 自漢以上即已有之。宋沈括謂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 如不可爲叵, 何不爲盍, ……鄭樵謂慢聲爲二, 急聲爲一。慢聲爲者焉, 急聲爲旃; 慢聲爲者與, 急聲爲諸。……愚嘗考之經傳, 蓋不止此, 如《詩·牆有茨》《傳》:『茨, 蒺藜也。』(本《爾雅》文)蒺藜正切茨字。『八月斷壺』, 今人謂之胡蘆, 《北史·后妃傳》作瓠蘆, 瓠蘆正切壺字。……」(頁十上至十一上)據此, 顧氏似贊成反切是合二聲爲一字的。



若取「疾」的聲母與「轟」的韻母，則切出ts'wa音，與「痊」音聲母不同，聲調亦異。若從急言的角度來看，「疾轟」急讀時，上字次清聲母（指清母）或會受下字次濁聲母（指來母）影響而起同化作用，變成濁聲母（指從母）了。這樣「疾轟」急言正讀出「痊」音，僅聲調稍異而已。

例(ii):

卒:(a)tswət(精母,物部,入聲)

(b)ts'wət(清母,物部,入聲)

(c)tsjiwət(精母,物部,入聲)

便:(a)bjiwan(並母,元部,平聲)

(b)bjiwan(並母,元部,去聲)

倩:(a)ts'jieng(清母,耕部,去聲)

(b)ts'eən(清母,文部,去聲)

若取「卒」的第二讀與「便」的第二讀，那麼「卒便」切出之音（即ts'wan）與「倩」的第二讀（ts'eən）為最近。此例「卒便」也不能切出「倩」音，由「卒便」急言得出之音，也僅能說是與「倩」音相近而已。

例(iii):

鬪:dewk(定母,屋部,入聲)

體:lew(來母,侯部,平聲)

頭:dew(定母,侯部,平聲)

「鬪體」切出dewk音，正與「頭」音同。

由此看來，緩言不一定是急言的切語。但緩言、急言出現的語音歧異，正是語轉的一個現象。

## (II) 以聲調定緩急

上文論「以聲調定輕重」時，已提到清人論四聲的長短，以平聲最長，上、去次之，入聲最促。王氏言「語之緩急」，也有以聲調的緩急來論定的。例如：

(i) 燿亦爚也，方俗語有緩急耳。（《釋詁》「燿，爚也」條下，156）

按：「燿」、「爚」的上古擬音是：

燿:riaw(喻以母,宵部,去聲)<sup>63</sup>

爚:riawk(喻以母,藥部,入聲)

入聲收以塞音，故較去聲促，所以「燿」緩而「爚」急。

63 曹憲音「燿」為「曜」，「曜」的上古擬音也是riaw。

平、上、去三聲也有緩急之分，舉例如下：

(i)私亦細也，方俗語有緩急耳。(《釋詁》「細……私……小也」條下，192)

按：「私」、「細」的上古擬音是：

私：sjier(心母，脂部，平聲)

細：ser(心母，脂部，去聲)

平聲較緩，上聲較急。

(ii)迓亦吭也，語有緩急耳。(《釋宮》「吭……迓……道也」條下，809)

按：「迓」、「吭」的上古擬音是：

迓：(a)kang(見母，陽部，平聲)

(b)gang(匣母，陽部，平聲)

吭：kang(見母，陽部，上聲)

平聲較緩，上聲較急。

### 小 結

本節着重探討各類轉語聲音變轉的情況。透過上文的分析，更能具體認識到王氏所說的「聲轉」或「語轉」有一個條件，這就是聲母必須相同或相近。轉語韻部的變化，可構成對轉、旁轉或通轉等關係，甚或沒有上述的韻部對應規律的。這反映出轉語的一個客觀聲轉現象：當一詞因時地關係轉為另一詞時，聲母保持不變，或是變化不大；反之，韻部則可以有較大的變化。

在各項轉語用語中，「一聲之轉」項下轉語之間的聲母關係最為密切(詳見本節所附的「聲轉」聲音關係表)。在一百二十一個例子中，轉語是雙聲關係的佔八十九例；其次是旁紐關係，佔十六例。因此，王氏所說的「一聲」，可以理解為同一聲類(傳統將發聲部位分為喉、牙、舌、齒、唇五類)，亦即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雙聲或旁紐。然而，在這項中，王氏收了兩條屬於鄰紐關係的轉語(見本文頁135)，鄰紐屬不同的聲類，顯然這二例是不能視為「一聲」的。

近人黃侃論王氏疏證《廣雅》，以為王氏所說的「音轉」，即是「雙聲相轉，亦即對轉、旁轉也。」<sup>64</sup>按：據上文分析所得，《疏證》中有關聲轉的文例，聲母方面，並不限於雙聲，還有旁紐、準旁紐、鄰紐等關係。韻部方面，也不限於對轉和旁轉，還有通轉和韻部不近的。因此，黃

64 《黃侃論學雜著》，頁163。

侃所論,實不足以反映《疏證》聲轉的具體情況。又近人楊端志云:

今天看來,王念孫的「一聲之轉」,相當於王力先生《同源字論》[按:此文見於王力的《同源字典》一書]中的雙聲相轉。<sup>65</sup>

按:楊氏之論似是肯定《疏證》內「一聲之轉」的轉語都是雙聲關係;然據本文統計所得,「一聲之轉」的轉語除有雙聲關係外,還有旁紐、鄰紐等關係(見本節所附「一聲之轉」聲音關係統計表)。因此,楊氏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有若干則聲轉特例(見本文頁137-141),其中有些轉語保持疊韻關係,這是不符合一般轉語情況的。如王氏說「安穩」之「穩」是「隱聲之轉」(35),「穩」、「隱」並屬影母文部,是雙聲疊韻關係。二字差異既不大,王氏大可就二字侈弇的不同(「穩」是合口韻,「隱」是開口韻)而將之歸入「語之侈弇」項中,以別於一般的轉語。另有一些聲母不近而韻轉的轉語,如王氏以「匏之轉聲爲瓠」(1307),「匏」屬並母,唇音;「瓠」屬匣母,牙音,聲類是不同的,這則轉語當屬「異位相轉」(詳下節),與一般轉語有別。

在處理較為細微的轉語關係時,王氏特從轉語的侈弇、輕重和緩急三方面進行分析,他是頗能照顧到轉語的細微變化的。然而,王氏所定的語的侈弇、輕重和緩急標準,卻出現重複的現象。現先把三者的劃分標準表列出來,以資比較:

轉語用語 劃分標準	語之侈弇	語之輕重	語之緩急
韻的等呼	✓	✓	
聲母的清濁		✓	
聲調		✓	✓
緩讀與急讀			✓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語之輕重」的劃分標準是與其他兩項轉語的劃分標準重複了。當然,韻的等呼不同,既影響轉語的侈弇,也影響其輕重;聲調的不同,同時會影響轉語的輕重和緩急。可是,若依上表的標準來劃分轉語,語的侈弇、輕重、緩急的界線便混淆不清了,這正是《疏證》一書區別這三類轉語時出現的問題。若集中以韻的等呼來定「語的侈弇」,以聲母的清濁來定「語的輕重」,以聲調和緩讀與急讀定「語之緩急」,那末,三者的區別便涇渭分明了。

65 《訓詁學》,上冊,頁181。

王氏撰《廣雅疏證》時，對古聲調的看法，可從以下一則「語之緩急」例中看到一些端倪：

燿亦燿也，方俗語有緩急耳。（《釋詁》「燿，燿也」條下，156）

按：「燿」、「燿」的上古擬音是：

燿：riaw（喻以母，宵部，去聲）

燿：riawk（喻以母，藥部，入聲）

王氏以「燿」、「燿」有緩急之別，明顯地是以聲調作為劃分標準的。「燿」屬去聲，語緩；「燿」屬入聲，語急。要是無去入之分，這條材料便不易判別其緩急了。此例說明了王氏在疏證《廣雅》時，當是主古有四聲的。

王氏在論「語之緩急」時，曾將急言與反切拉上關係。《釋草》「石髮，石衣也」條下（1251）云：

落與治古同音，故疾言之則為落，徐言之則為陟釐，陟釐正切落字。

王氏把二字合讀為一音，與反切混為一談，是沿襲前人之說。然而，合聲只是將上下字快讀而為一音，與反切上字取聲，下字取韻畢竟有別。「陟」、「釐」疾言或可讀出「落」音，但「陟釐」卻不能切出「落」音（詳見本節頁146）。王氏將合聲與反切等量齊觀，是不足為訓的。

#### 附表說明

本節所附有關「聲轉」的聲音關係表，有數點需加說明，分述如下：

（一）表一至表四是就王念孫《廣雅疏證》的「一聲之轉」、「聲之轉」、「語之轉」、「方俗語轉」諸項轉語作出分析及統計。「聲之轉」項包括以「聲轉」及「轉聲」用語所載的轉語在內。表五是《疏證》全書「聲轉」字的聲音關係的統計。

（二）表六特為戴震《方言疏證》轉語的聲音關係作出分析及統計，俾便與《廣雅疏證》轉語比較。

（三）戴震《方言疏證》轉語用語，包括「一聲之轉」、「語之轉」、「語聲轉」、「語之變轉」等，由於全數僅二十五條（另三條為複音詞轉語<sup>66</sup>，不在計算之內），故統併於表六分析。

66 這三條轉語是：

(i) 貉狸轉語為不來。（《方言疏證》卷八「貌……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貉，關西謂之狸」條下）

(ii) 鴝鴒猶鴝鴒，語聲轉耳。（《方言疏證》卷八「屬鳩……自關而西……或謂之鴝鴒……」條下）

(iii) 脈蜴當即蠃摘，語之轉耳。（《方言疏證》卷十「眼蜓、脈蜴……皆欺謾之語也」條下）

聲母關係 韻部關係	雙聲	旁紐	準旁紐	鄰紐	聲母關係 複雜	聲母不近	總數	百分比
疊韻		1					1	0.83%
對轉	8	6					14	11.57%
旁轉	12						12	9.92%
通轉	12			2			14	11.57%
韻部關係 複雜	5				14		19	15.70%
韻部不近	52	9					61	50.41%
總數	89	16		2	14		121	
百分比	73.55%	13.22%		1.65%	11.57%			

表一 「一聲之轉」聲音關係統計表

對轉、旁轉、通轉總數:40

百分比:33.06%

聲母關係 韻部關係	雙聲	旁紐	準旁紐	鄰紐	聲母關係 複雜	聲母不近	總數	百分比
疊韻	3						3	5.08%
對轉	4	2		1			7	11.86%
旁轉	4	3		1		1	9	15.25%
通轉	6	4					10	16.95%
韻部關係 複雜	1				5		6	10.17%
韻部不近	19	2	1	1		1	24	40.68%
總數	37	11	1	3	5	2	59	
百分比	62.71%	18.64%	1.69%	5.08%	8.47%	3.39%		

表二 「聲之轉」聲音關係統計表

對轉、旁轉、通轉總數:26

百分比:44.07%

聲母關係 韻部關係	雙聲	旁紐	準旁紐	鄰紐	聲母關係 複雜	聲母不近	總數	百分比
疊韻	2		1				3	5.88%
對轉	7	1				1	9	17.65%
旁轉	6	1					7	13.73%
通轉	3	2		1			6	11.76%
韻部關係 複雜								
韻部不近	20	2		3		1	26	50.98%
總數	38	6	1	4		2	51	
百分比	74.51%	11.76%	1.96%	7.84%		3.92%		

表三 「語之轉」聲音關係統計表

對轉、旁轉、通轉總數：22

百分比：43.14%

聲母關係 韻部關係	雙聲	旁紐	準旁紐	鄰紐	聲母關係 複雜	聲母不近	總數	百分比
疊韻		1					1	14.29%
對轉	1	1	3				5	71.43%
旁轉								
通轉	1						1	14.29%
韻部關係 複雜								
韻部不近								
總數	2	2	3				7	
百分比	28.57%	28.57%	42.86%					

表四 「方俗語轉」聲音關係統計表

對轉、旁轉、通轉總數:6

百分比:85.72%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聲母關係 韻部關係	雙聲	旁紐	準旁紐	鄰紐	聲母關係 複雜	聲母不近	總數	百分比
疊韻	5	2	1				8	3.36%
對轉	20	10	3	1		1	35	14.71%
旁轉	22	4		1		1	28	11.76%
通轉	22	6		3			31	13.03%
韻部關係 複雜	6				19		25	10.50%
韻部不近	91	13	1	4		2	111	46.64%
總數	166	35	5	9	19	4	238	
百分比	69.75%	14.71%	2.10%	3.78%	7.98%	1.68%		

表五 「聲轉」字聲音關係總表

對轉、旁轉、通轉總數:94

百分比:39.50%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聲母關係 韻部關係	雙聲	旁紐	準旁紐	鄰紐	聲母關係 複雜	聲母不近	總數	百分比
疊韻	1	1		1			3	12%
對轉	2	1					3	12%
旁轉	6	1					7	28%
通轉	5	1					6	24%
韻部關係 複雜	1				1		2	8%
韻部不近	3			1			4	16%
總數	18	4		2	1		25	
百分比	72%	16%		8%	4%			

表六 《方言疏證》轉語聲音關係統計表

對轉、旁轉、通轉總數:16

百分比:64%

#### 第四節 王氏的轉語理論及其淵源

##### (一) 戴震的「同位」、「位同」、「正轉」、「變轉」說

從上節探討《疏證》中「一聲之轉」、「聲轉」、「語之轉」、「方俗語轉」等聲音關係的過程中，可知王氏對轉語和所由轉之詞的看法，是以聲母相同或相近為其主要特點。對於轉語的聲母關係，王氏提出「同位相轉」和「異位相轉」的理論。所謂「同位相轉」，是指雙聲或旁紐的語轉現象；所謂「異位相轉」，是指不同聲類的語轉現象（詳下）。王氏的轉語理論，基本上是從其師戴震分析轉語的方法而來的。為便深入研究王氏的聲轉理論，這裏先行介紹一下戴震的轉語學說。

戴震精於審音，他曾撰《轉語二十章》，其書未成<sup>67</sup>，僅存其序，透露他的轉語理論。序云：

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微，有自然之節限。是故六書依聲託事，假借相禪，其用至博，操之至約也。學者茫然，莫究所以。今別爲二十章，各從乎聲，以原其義。

夫聲自微而之顯，言者未終，聞者已解。辨於口不繁，則耳治不惑。人口始喉，下底層末，按位以譜之，其爲聲之大限五，小限各四，於是互相參伍，而聲之用蓋備矣。

參伍之法：台、余、予、陽，自稱之詞，在次三章；吾、印、言、我，亦自稱之詞，在次十有五章。載四章爲一類，類有四位，三與十有五，數其位，皆至三而得之，位同也。凡同位爲正轉，位同爲變轉。爾、女、而、戒、若，謂人之詞，而、如、若、然，義又交通，並在次十有一章。《周語》：「若能有濟也」，《注》云：「若，乃也」；《檀弓》：「而曰然」，《注》云：「而，乃也」；《魯論》：「吾末如之何」，即「奈之何」；鄭康成讀如爲那。〔按：原注從略〕曰乃、曰奈、曰那，在次七章。七與十有一，數其位，亦至三而得之。若此類，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是以爲書明之。凡同位則同聲，同聲則可以通乎其義；位同則聲變而同，聲變而同則其義亦可以比之而通。<sup>68</sup>

有關《轉語·序》的內容，近人曾廣源、齊佩瑢、林鍾克、陳健兒等，均有分析<sup>69</sup>，他們對「同位」、「位同」的說法大致相同，其中林、陳二氏所論較爲明晰。茲參考二氏之說，對上引序文闡釋如下：

戴氏所謂的「同位」、「位同」，都是對聲母而言。《序》中所說「聲之大限五」，指的是等韻家所謂的五音：喉、舌、齶、牙、唇五類。戴氏又分每類成小限四位（參下文頁158所載附表）。這樣，五類共二十位，每位自成一章，全書二十章。同類的四個位稱「同位」，如喉音的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中的所屬字稱「同位字」；五類中每類相對應的一個位稱「位同」。如喉音的第三位、舌音的第三位、齒音的第三位、唇音的第三位，這五個位中所屬字稱「位同字」。

67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云：「《轉語二十章》亦未卒業。」（見《戴震文集》，頁243。）可見《轉語二十章》沒有成書。

68 《戴震文集》，頁91。

69 有關《轉語·序》的研究，主要有：

- (i) 曾廣源《戴東原轉語釋補》；
- (ii) 齊佩瑢《訓詁學概論》，頁121-122；
- (iii) 鍾克昌《戴氏轉語索隱》；
- (iv) 陳健兒《略論戴震的語言學思想》，頁3-8。

據戴氏在《序》中所列的各章第三位字分析，諸字的上古聲母是：

- (1) 第三章：「台」、「余」、「予」、「陽」四字，古音屬喻母，喉音。
- (2) 第七章：「乃」、「奈」、「那」三字，古音屬泥母，舌音。
- (3) 第十一章：「爾」、「女」、「而」、「戎」、「若」、「如」、「然」七字，「女」屬泥母（按：「女」字中古音屬「娘」母），其餘六字屬日母，齶音。
- (4) 第十四音：「吾」、「印」、「言」、「我」四字屬疑母，喉音。

值得注意的是：喻、泥、娘、日四母均屬次濁音，可知戴氏所說的「小類四限」的「限」是指發音方法而言。根據《序》文，戴氏依照不同的發音部位，分聲母為五大類，每類又按照不同的發音方法分成四位，整個聲母系統是五類二十位。其後戴氏作《聲類表》，亦分聲母為五類二十位，分析此書中每類的第三位字，可以得到與上述相同的結果。這證明了《聲類表》的聲母系統應該與《轉語二十章》的聲母系統相同。林鍾克據《轉語二十章》的大限五類、小限四位與字母相配的次序，按《聲類表》所載，列表如下<sup>70</sup>：

母 字		位四限小			大限五類
濁	清	方發式聲	章	位	
	見	發	章一	位一	第一類 喉
羣	溪	送	章二	位二	
微喻(爲)	影	收內	章三	位三	
匣	曉	收外	章四	位四	
	端	發	章五	位一	第二類 舌
定	透	送	章六	位二	
泥		收內	章七	位三	
來		收外	章八	位四	
	(莊)照知	發	章九	位一	第三類 齶
林(神)澄	(初)穿徹	送	章十	位二	
娘		收內	章十一	位三	
禪	(疏)審	收外	章十二	位四	
	精	發	章十三	位一	第四類 齒
從	清	送	章十四	位二	
疑		收內	章十五	位三	
邪	心	收外	章十六	位四	
	幫	發	章十七	位一	第五類 唇
並	滂	送	章十八	位二	
明		收內	章十九	位三	
奉	敷非	收外	章二十	位四	
增新類聲一十四者號括					註備

70 按：本表所列「發、送、內收、外收」的發音方式，據鍾克昌云：「非戴氏所有，今以為稱者，乃據洪榜《四聲韻聲和表》所定之名移於戴表者；因洪氏受業於戴氏，其所定名稱，或即受之於戴氏。」（見《戴氏轉語索隱》，頁201-202。）

戴氏說「凡同位爲正轉」，意思是說發聲部位相同的轉語（聲母有雙聲及旁紐關係），它們的聲轉關係屬「正轉」。至於戴氏說「位同爲變轉」，是說轉語的發音方法相同，它們的聲轉關係屬「變轉」。

## （二）王氏的「同位相轉」、「異位相轉」說

現在，再回看王氏的轉語理論，他在《疏證》裏提出「同位相轉」和「異位相轉」的主張，他說：

輓，曹憲音「牛力反」。……考輓字本讀如「與子同袍」之袍。《玉篇》：「輓，步毛切，戾也。」《廣韻》同。轉入聲則讀如「克岐克疑」之疑。軫輓，雙聲字也，或作揜抱，又作紕抱。《淮南子·原道訓》：「扶搖揜抱羊角而上。」高《注》云：「揜抱，了戾也；扶搖如羊角，轉曲縈行而上也。揜讀與《左傳》『感而能眇者』同，抱讀《詩》『克岐克疑』之疑。」《精神訓》：「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揜抱矣。」《注》云：「揜抱，猶持著也。」《本經訓》：「菱杼紕抱。」《注》云：「紕，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紕讀紕結之紕，抱讀岐疑之疑。」高《注》讀抱爲疑，正與「牛力反」之音相合。……凡字從包聲者，多轉入職、德、緝、合諸韻。其同位而相轉者，若包犧之爲伏犧，抱雞之爲伏雞是也。亦有異位而相轉者，《續漢書·五行志》《注》引《春秋考異郵》云：「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爲言合也。」是雹、合聲相近。《玉篇》云：「鮑，漬魚也，今謂衰魚。」鮑、衰聲相近，故鮑魚轉爲衰魚，猶之輓、疑聲相近，故軫輓之輓讀爲疑也。（《釋訓》「軫輓，轉戾也」條下，728-729）

王氏說「包犧」轉爲「伏犧」、「抱雞」轉爲「伏雞」，「包」之於「伏」，「抱」之於「伏」，是「同位相轉」，「包」、「伏」、「抱」三字的上古擬音是：

- 包：pɾəw（幫母，幽部，平聲）  
 伏：(a)bjwey（並母，之部，去聲）  
       (b)bjwek（並母，職部，入聲）  
 抱：(a)bəw（並母，幽部，上聲）  
       (b)pɾəw（幫母，幽部，平聲）  
       (c)bjəw（並母，幽部，平聲）

三字皆屬唇音。「包」與「伏」相較，聲母方面是旁紐，韻部方面是旁轉或旁對轉。「抱」與「伏」相較聲母方面是雙聲或旁紐，韻部方面是旁轉或旁對轉。

由上述「包」、「伏」、「抱」的擬音分析，可知王氏所說的「同位相轉」，就是同一發音部位的聲母相轉，「包」、「伏」、「抱」並屬唇音，是在同一聲類。這與戴震「同位」之說的理論是相同的。上節引述王氏「一聲之轉」、「語之轉」等轉語，其中不少是雙聲相轉或旁紐相轉的，也就是「同位相轉」的例子。

王氏又認為「𩇛」之與「合」、「鮑」之與「衰」、「輓」之與「疑」是「異位相轉」。從古書文例方面，王氏以「𩇛」轉為「合」，是據《續漢書》所引《春秋考異郵》的聲訓為據。又以「輓」轉為「疑」，是以《淮南子》高誘《注》的注音為據。然而，他以「鮑」轉為「衰」，引《玉篇》以證，可是《玉篇》所言「鮑」今謂「衰魚」，只是說明古所謂「漬魚」即今所謂「衰魚」，並不足以證明「鮑」、「衰」有轉語關係，因此，說「鮑」、「衰」是轉語，文獻上的證據是不足夠的。

現試從上古擬音來考察這三組字的語轉情況：

(i) 𩇛: brawk (並母, 覺部, 入聲)

合 (a) kəp (見母, 緝部, 入聲)

(b) gəp (匣母, 緝部, 入聲)

(ii) 鮑: brəw (並母, 幽部, 上聲)

衰: iap (影母, 緝部, 入聲)

(iii) 輓: bəw (並母, 幽部, 平聲)<sup>71</sup>

疑: (a) ŋiəγ (疑母, 之部, 平聲)

(b) ŋiək (疑母, 職部, 入聲)<sup>72</sup>

「𩇛」與「合」、「鮑」與「衰」、「輓」與「疑」三組字中，每組字的聲母發音部位既不相同，發音方

71 按「輓」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

72 「𩇛」、「合」、「鮑」、「衰」、「輓」、「疑」六字，諸家所擬的上古音是：

高本漢	董同龢	王力	郭錫良
(i) 𩇛: b'ok (並母, 二十七部)	b'ok (並母, 覺部, 入聲)	缺	beəuk (並母, 覺部)
合: 缺	(a) kəp (見母, 緝部, 入聲)	həp (匣母, 緝部)	γəp (匣母, 緝部)
	(b) γəp (匣母, 緝部, 入聲)		
(ii) 鮑: b'og (並母, 二十八部)	缺	缺	beəu (並母, 幽部)
衰: 缺	·iap (影母, 緝部, 入聲)	缺	·iap (影母, 緝部)
(iii) 輓: 缺	缺	缺	缺
疑: (a) ŋiəγ (疑母, 二十部)	(a) ŋiəγ (疑母, 之部, 平聲)	缺	(a) ŋiə (疑母, 之部)
(b) ŋiək (疑母, 二十九部)	(b) ŋiək (疑母, 職部, 入聲)	缺	(b) ŋiək (疑母, 職部)

諸家所定各字古音，大致與周法高先生合。

法亦異<sup>73</sup>。這幾組「異位相轉」的字，是不符合戴震「位同」之說的<sup>74</sup>。王氏說「凡字從包聲者，多轉入職、德、緝、合諸韻」，他所舉的韻目是沿用《廣韻》的名稱，中古職、德二韻，在上古入職部，緝、合二韻則入緝部。細審上舉三例，都是從「包」聲的字（指「雹」、「鮑」、「匏」三字）轉入中古職、德、緝、合諸韻的字（指「合」、「寰」、「疑」三字）。然而，上面三例，它們的聲母都是不同聲類，沒有相轉的條件的。顯然，王氏的「異位相轉」說，與《疏證》全書所強調以聲母為綱的轉語理論是不大相同的。

### （三）王氏的「正轉」、「變轉」說

戴震謂「同位」為「正轉」，「位同」為「變轉」。王氏也有言「正轉」、「變轉」<sup>75</sup>。這裏試舉數例，以觀二人對正變問題的看法是否一致。

- (1) 此[按：指「俳佻」、「便旋」二詞]疊韻之變轉也。俳佻之正轉為盤桓，變之則為便旋。  
（《釋訓》「俳佻，便旋也」條下，721）
- (2) 李耳、李父，語之變轉。（《釋獸》「李耳，虎也」條下，1459）
- (3) 秆、稽、稟，一聲之轉也。秆、稽、稟、稜，一聲之變轉也。（《釋草》「秆、稜、稽、稟也」條下，1254）

例(1)「俳佻」、「盤桓」、「便旋」的上古擬音是：

俳：brwər（並母，微部，平聲）	佻：gwar（匣母，微部，平聲）
盤：bwan（並母，元部，平聲）	桓：gwan（匣母，元部，平聲）
便：(a)bjīwan（並母，元部，平聲）	旋：(a)rjīwan（邪母，元部，平聲）
(b)bjīwan（並母，元部，去聲）	(b)rjīwan（邪母，元部，去聲）

「俳佻」轉作「盤桓」，上下字均由微部轉為元部，而二詞上下字的聲母均保持不變，王氏稱這種聲音轉變為「正轉」，也相當於「一聲之轉」或「同位相轉」。王氏的「正轉」說與戴震的看法是相同的。

73 在「雹」與「合」這組轉語中，「雹」屬唇音，是全濁聲母字，「合」有二讀，並屬牙音，但見母是全清，匣母是全濁，「合」的第一讀與「雹」音發音部位及發音方法並異。至於「鮑」與「寰」，「鮑」屬唇音，是全濁聲母字；「寰」屬喉音，是次濁聲母字。二字發音部位及發音方法亦異。至於「匏」與「疑」，「匏」屬唇音，是全濁聲母字；「疑」屬牙音，是次濁聲母字。二字發音部位及發音方法並異。

74 戴震所說的「位同」，是指轉語的發音方法相同，說詳本節「戴氏的『同位』、『位同』、『正轉』、『變轉』說」一項。

75 《疏證》言「變轉」之例共八見，言「正轉」者僅一見。

「俳佻」轉作「便旋」，上下字韻部也是由微部轉為元部。聲母方面，二詞上字聲母保持不變，下字則由匣母轉為邪母，匣、邪二母發音部位則異，但發音方法相同，都是全濁音，故「俳佻」變轉為「便旋」，聲母轉變之理與戴震「變轉」說是相合的。

例(2)「李耳」、「李父」為語之變轉，「耳」與「父」的上古擬音是：

耳：njɿəŋ(泥母，之部，上聲)

父：(a)bjwəŋ(並母，魚部，上聲)

(b)pjwəŋ(幫母，魚部，上聲)

二字韻可旁轉。聲母方面，「耳」屬泥母(次濁聲母)，舌音；「父」屬並母(全濁聲母)或幫母(全清聲母)，並皆唇音。二字發音部位既異，發音方法亦不類。這與戴震據轉語的發音方法言「變轉」之說不合。

例(3)「秆」、「稽」、「稟」、「控」屬「一聲之變轉」，它們的上古擬音是：

秆：kan(見母，元部，上聲)

稽：(a)krer(見母，脂部，平聲)

(b)kret(見母，質部，入聲)

稟：(a)kaw(見母，宵部，上聲)

(b)k'aw(溪母，宵部，去聲)

控：(a)k'ewŋ(溪母，東部，平聲)

(b)k'rewŋ(溪母，東部，平聲)<sup>76</sup>

四字的聲母均屬雙聲或旁轉。韻部方面，四字韻部均不近。王氏以「秆」、「稽」、「稟」屬「一聲之轉」，因為「秆」、「稽」與「稟」的第一讀均屬見母；王氏以「秆」、「稽」、「稟」、「控」屬「一聲之變轉」，因為「控」屬溪母，與其他三字的聲母不同。然而，四字並屬牙音，聲類相同，若以戴震的審音標準來看，當是「同位」；「同位」屬「正轉」，不屬「變轉」。

### 小 結

綜合以上所論，王氏所倡的「同位相轉」主張，是承繼戴震「同位」學說而來的。至於他的「異位相轉」主張，並沒有照顧到聲母的轉變規律，是不合戴震的「位同」理論的。關於轉語的正變問題，二人對「正轉」的看法是一致的。至於「變轉」部分，實踐起來時，王氏並不沿襲其師的理論。在《疏證》的變轉例中他是不拘於聲母的發音方法是否相同的。

76 「控」字《廣韻·東韻》音「苦紅切」，曹憲音「空」，上推古音並得k'ewŋ(溪母，東部，平聲)一音。又「控」字曹憲另有「苦江」一切，上推古音則為k'rewŋ(溪母，東部，平聲)。



在《疏證》一書中，王氏十分重視轉語的聲母關係。書中所說「一聲之轉」、「聲之轉」、「語之轉」、「方俗語轉」等，都是以聲母相同或相近來說明語轉的道理。王氏提出「異位相轉」的理論，與他一貫所倡的以聲母為主的聲轉說相異，大概「異位相轉」是轉語中的一種例外現象吧！

在推求轉語的過程中，王氏很注重聲母是否同近。相對來說，他不大理會轉語的韻部變化是否合乎規律。因此《疏證》裏有關「一聲之轉」、「語之轉」的例子，其中有不少轉語的韻轉情況是沒有規律可尋的。戴氏精於審音，他創立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並留心到韻部轉變的規律<sup>77</sup>。他對轉語的要求，一方面重視聲母的變化，另一方面也注意到韻轉的規律。就以他所著的《方言疏證》為例，書中提到「一聲之轉」、「語之轉」的字例共二十五條，其中可以對轉、旁轉或通轉的共十七條，佔全數的64%（見上節所附《方言疏證》轉語聲音關係統計表），可見戴氏在推求轉語時，對韻部的變化條件是相當重視的。與王氏相比（參上節所附「聲轉」字聲音關係總表），《方言疏證》的轉語符合對轉、旁轉和通轉條件的，佔39.5%，可見戴震對轉語韻部轉變的要求是較為嚴格的。

王氏對轉語韻部轉變規律要求不大嚴格，可能是他認為韻轉之理是不規則的，故只需注意聲母是否相同或相近便可。錢大昕也是持這種看法的。錢氏在《潛研堂文集》所舉的聲轉字例，韻或可轉，或不可轉，但都納入在聲轉的範圍內，如卷十五「答問十二」中「音韻」一項所舉的兩個聲轉的例子：

(1)「難」與「那」

二字的上古擬音是：

難：(a)nan(泥母，元部，平聲)

(b)nan(泥母，元部，去聲)

那：na(泥母，歌部，平聲)

二字雙聲，主要元音相同，有通轉關係。

(2)「漆」與「澆」

二字的上古擬音是：

漆：tsien(精母，真部，平聲)

澆：tsang(精母，蒸部，平聲)

二字雙聲，但韻部不近。

錢氏對轉語的韻轉情況，並不嚴格要求符合對轉、旁轉或通轉規律，這與王氏的理論是一致的。

77 參陳新雄《古音學發微》，頁240-241。

### 第五節 轉語之間意義上的聯繫

《疏證》中轉語之間意義上的關係，有同有近。意義相同的例子如：

- (1) 集謂相依就也。《大雅·大明篇》：「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毛《傳》云：「集，就也。」鄭《箋》云：「天命將有所依就。」是也。一曰集謂成就也。《小雅·小閔篇》：「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毛《傳》云：「集，就也。」《韓詩外傳》作「是用不就。」就、集，一聲之轉，皆謂成就也。（《釋詁》「集，就也」條下，268）
- (2) 《禮運》：「燔黍捭豚。」鄭讀捭爲擘，云：「釋米擘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案捭者，焯之借字，焯與燔一聲之轉，皆謂加於火上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燔黍食稗，而焯豚以相饗。」即用《禮運》之文。（《釋器》「焯謂之炙」條下，934）

按：以上所舉二例，「集」、「就」並訓作成就，「焯」、「燔」並訓作加於火上，兩組轉語均屬一聲之轉，意義亦復相同。

轉語也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意義相同的，如：

- (1) 戾者，《小雅·采芣篇》：「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毛《傳》云：「戾，至也。」《正義》云：「明王之德能如此，亦是至美矣。」鄭注《棨誓》云：「至猶善也。」是戾與善同義。又鄭注《大學》云：「戾之言利也。」利與善義亦相近，故利謂之戾，亦謂之賴；善謂之賴，亦謂之戾。戾、賴，語之轉耳。（《釋詁》「賴……戾……善也」條下，18）
- (2) 案吳者，大也；魁亦盾名也。吳魁猶言大盾。……《吳語》：「奉文犀之渠。」韋昭《注》云：「渠，楯也。」渠與魁，一聲之轉，故盾謂之渠，亦謂之魁；帥謂之渠，亦謂之魁；芋根謂之芋渠，亦謂之芋魁也。（《釋器》「吳魁，盾也」條下，1011）

按：例(1)中「戾」、「賴」是語之轉，故「戾」有「利」義，「賴」亦有「利」義；「戾」有「善」義，「賴」亦有「善」義。這等如說「戾」、「賴」都有「利」、「善」義。同樣，例(2)中「渠」、「魁」是一聲之轉，它們的意義可比類旁通。所以，「渠」與「魁」同具「盾」、「帥」、「根」三義。

至於意義相近的轉語，如：

- (1) 《孟子·梁惠王篇》：「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襄二十七年《左傳》：「齊崔杼生成及疆<sup>78</sup>而寡。」則無妻亦謂之寡。鰥、寡、孤一聲之轉，皆與獨同義，因事而異名耳。（《釋詁》「孤、寡……獨也」條下，286）

78 《畿輔叢書》本《廣雅疏證》「疆」作「疆」，今據家刻本校正。

- (2)《爾雅》：「啟，跪也。」《小雅·四牡篇》：「不遑啟處。」毛《傳》訓與《爾雅》同。跪與踞皆有安處之義，故啟訓為跪，又訓為踞。《采芣篇》又云：「不遑啟居。」居、踞聲亦相近。《說文》：「居，蹲也。」「踞，蹲也。」「踞，長跪也。」「異，長踞也。」居、踞、踞、異、啟、跪，一聲之轉，其義並相近也。（《釋詁》「啟，踞也」條下，358）

例(1)中「鰥」、「寡」、「孤」一聲之轉，雖皆有「獨」的共義，但概念的內涵有別，故王氏說「因事而異名」，它們是近義而已。例(2)中「居」（「踞」）、「踞」、「啟」的共同概念是「跪」，具體分析，它們卻表示不同形式的跪法，它們的意義是相近的。

王氏也注意到兩個轉語實際上是同一個詞，這包括兩類：一類是方言的轉語字，另一類是連語的轉語。方言轉語字的例子如：

- (1)縉、緜一聲之轉。《方言》：「縉，緜，施也。秦曰縉，趙曰緜，吳越之間，脫衣相被謂之縉緜。」郭璞《注》云：「相覆及之名也。」（《釋詁》「縉、緜……施也」條下，317）
- (2)《淮南子·精神訓》《注》云：「銚，鑿也。青州謂之鑿，三輔謂之鑿。」鑿、鑿，語之轉。（《釋器》「鑿，鑿也」條下，988）
- (3)《方言》：「方舟謂之潢。」郭《注》云：「揚州人呼渡津舫為杭，荊州人呼潢。」潢亦杭也，語之轉耳。（《釋水》「潢，筏也」條下，1162）
- (4)蘼、芑聲之轉，故蘼又謂之芑。《小雅·采芑》《傳》云：「芑，菜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蘼似苦菜，莖青，摘去葉，白汁出，甘脆可食，亦可為茹。青州謂之芑。」（《釋草》「蘼，蘼也」條下，1300）

上面四例，王氏所用的轉語用語雖或不同，但「縉」與「緜」、「鑿」與「鑿」、「潢」與「杭」、「蘼」與「芑」，都屬於方言轉語，每組轉語字只是語音稍變，字義則完全相同。它們實是一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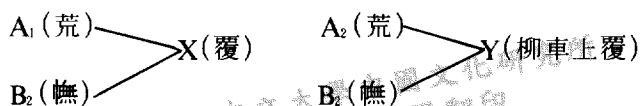
至於連語的轉語如：

- (1)猶豫，字或作猶與，……轉之則曰夷猶，曰容與。《楚辭·九歌》：「君不行兮夷猶。」王《注》云：「夷猶，猶豫也。」《九章》云：「然容與而狐疑。」容與，亦猶豫也。……夫雙聲之字，本因聲以見義，不求諸聲而求諸字，固宜其說之多鑿也。（《釋訓》「躊躇，猶豫也」條下，723）
- (2)無慮亦大數之名。……無慮，疊韻字也，……無慮之轉為孟浪。《莊子·齊物論篇》：「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李頤云：「孟浪猶較略也。」崔譔云：「不精要之貌。」左思《吳都賦》：「若吾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劉逵《注》云：「孟浪猶莫絡不委細之意。」莫絡、孟浪、無慮，皆一聲之轉。……大氏雙聲疊韻之字，其義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釋訓》「無慮，都凡也」條下，746-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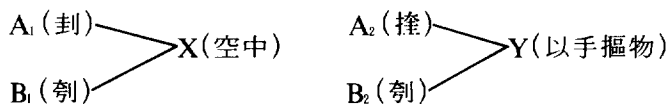
- (1) 荒、撫一聲之轉，皆謂覆也，故柳車上覆謂之荒，亦謂之撫（《釋詁》「撫，覆也」條下，218）
- (2) 剗、剗一聲之轉，皆空中之意也，故以手摳物謂之揅，亦謂之剗。（《釋詁》「剗、剗，屠也」條下，269）
- (3) 漂、擊一聲之轉，故擊謂之漂，亦謂之擊；水中擊絮謂之激，亦謂之漂矣。（《釋詁》「擊……漂……擊也」條下，319）

例(1)「荒」、「撫」是一聲之轉<sup>79</sup>，「覆」與「柳車上覆」的概念亦相關連。此例的聲義關係可以下面的方式表示：



在這例裏， $A_1$ 、 $A_2$ 同是「荒」， $B_1$ 、 $B_2$ 同是「撫」。「荒」、「撫」同表二義，二詞有一聲之轉的關係。

例(2)「剗」、「剗」是一聲之轉，二詞有「空中」之義。「揅」與「剗」同表「以手摳物」之義，「以手摳物」與「空中」的意義接近，因此「揅」、「剗」的聲轉之理當與「剗」、「剗」之理同。此例的聲義關係可以下式表之：



再看這兩組轉語的聲轉情況，它們的上古擬音是：

剗:k'wey(溪母,支部,平聲)

剗:(a)k'way(溪母,魚部,平聲)

(b)k'way(溪母,魚部,去聲)

揅:k'wer(溪母,脂部,平聲)<sup>80</sup>

$A_1$ (剗)與 $A_2$ (揅)有雙聲通轉關係， $B_1$ 、 $B_2$ 以同一詞「剗」表示。「剗」與「剗」這組轉語，同屬溪母；韻部方面，它們有旁轉關係。至於「揅」與「剗」，也同屬溪母；韻部方面，則無旁轉關係。這兩組轉語均是同一聲母而韻轉，語轉的路向是接近的。

79 「荒」、「撫」的上古擬音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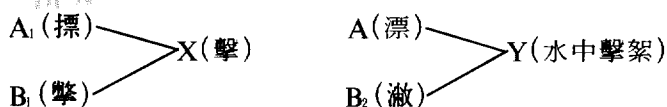
荒:xmwang(曉母,陽部,平聲)

撫:xmway(曉母,魚部,平聲)

二字雙聲對轉。

80 按「揅」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

例(3)「漂」與「擊」是一聲之轉。「漂」、「擊」並有「擊」義,「漂」、「激」並有「水中擊絮」之義,兩組轉語的意義相近,它們的聲義關係可以下式表之:



這兩組轉語的上古擬音是:

(i) 漂: (a)p'jiaw(滂母, 宵部, 平聲)

(b) bjiaw(並母, 宵部, 上聲)

擊: p'ewat(滂母, 月部, 入聲)

(ii) 漂: (a) bjiaw(並母, 宵部, 平聲)

(b) bjiaw(並母, 宵部, 去聲)

(c) pjiaw(幫母, 宵部, 平聲)

激: (a) p'jiwar(滂母, 祭部, 去聲)

(b) p'jiwat(滂母, 月部, 入聲)

「漂」、「擊」、「漂」、「激」均屬唇音。王氏說「漂、擊一聲之轉」,「漂」、「擊」有旁紐關係,韻部是宵、月二部的轉變。至於「漂」、「擊」這組轉語,聲母有雙聲或旁紐關係,韻部也是宵、月二部之轉。另一組轉語「漂」與「激」,聲母有旁紐關係,韻部方面,若以「漂」聲與「激」的第二讀比較,也是宵、月之轉。可見這兩組轉語的聲轉方向是相當接近的。

王氏利用類推之法,將意義相近的各組轉語彙集在一起,從而找出它們的聲轉規律,也是或同或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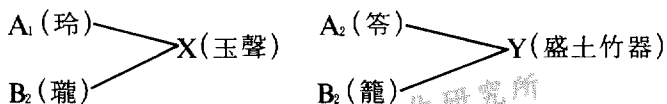
## (二) 事雖不同而聲轉之理相同

事物雖不同類,但只要代表這些事物的詞讀音相近,這些聲近的詞也可能朝著同一方向進行聲轉。例如:

(1) 玲瓏者,《說文》:「玲,玉聲也。」玲與瓏一聲之轉。《說文》:「籠,笞也。」笞之轉為籠,猶玲之轉為瓏。(《釋詁》「玲瓏,聲也」條下,449)

(2) 長謂之脩,亦謂之梢,亦謂之擢;臭計謂之滫,亦謂之滫,亦謂之濯。事雖不同,而聲之相轉則同也。(《釋器》「滫、濯,滫也」條下,948)

例(1)的兩組轉語可以下式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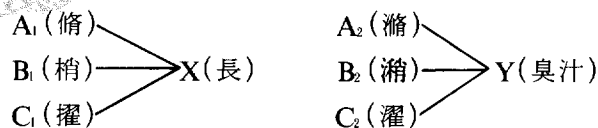


X、Y義雖不同，但「玲與瓏」和「笞與籠」的聲轉方向是相同的。這兩組轉語的上古擬音是：

- (i) 玲: leng(來母, 耕部, 平聲)  
 瓏: lewng(來母, 東部, 平聲)
- (ii) 笞: (a) leng(來母, 耕部, 平聲)  
 (b) leng(來母, 耕部, 去聲)
- 籠: (a) lewng(來母, 東部, 平聲)  
 (b) lewng(來母, 東部, 上聲)  
 (c) liewng(來母, 東部, 平聲)

按：兩組轉語均屬雙聲旁轉。「玲」與「笞」同音，「瓏」與「籠」同音。因此，兩組轉語的聲轉方向是相同的。然而，兩組轉語的意義並不相同。「玲」與「瓏」是玉聲，「笞」與「籠」是盛土的竹器<sup>81</sup>。通常同義詞聲轉之理相同是一般的常例，但這裏所見的是另一種現象：事物雖不同類，但只要代表這些事物的詞讀音相同，這些些詞的聲轉方向也有可能相同的。

例(2)的兩組轉語可以下式表之：



X、Y義亦不同，但兩組轉語的方向是相同的，它們的上古擬音是：

- (i) 脩: sjəw(心母, 幽部, 平聲)  
 梢: (a) sraw(心母, 宵部, 平聲)  
 (b) sjiaw(心母, 宵部, 平聲)
- 擢: drawk(定母, 藥部, 入聲)
- (ii) 滫: sjəw(心母, 幽部, 平聲)  
 滫: sraw(心母, 宵部, 去聲)<sup>82</sup>  
 濯: (a) diaw(定母, 宵部, 去聲)  
 (b) draw(定母, 宵部, 去聲)  
 (c) drawk(定母, 藥部, 入聲)

第一組轉語的聲轉情況是：「脩」、「梢」是雙聲旁轉，「梢」、「擢」是鄰紐對轉。第二組轉語的聲轉亦大致相同。長短之長與臭汁，意義絕無關連，不過代表二義的詞的讀音卻同。二詞讀音相同，雖表不同的事物，但二詞要是在相同環境（例如相同期間、相同地域）產生聲轉，自然聲轉的方向便會相當一致了。王氏說：「事雖不同，而聲之相轉則同」，原因正在於此。

81 《說文·竹部》：「籠，舉土器也。一曰笞也。」

82 按「滫」字上古擬音據《廣韻》反切上推得之。

兩個聲音相同或相近的詞，不管其意義是否相關，在相同的環境下，它們的聲轉途徑也大致相同。王氏首先揭示這種語轉現象，使我們認識語音的轉變，不是個別的轉變，而是有系統的轉變。只要以聲為綱，以類相推，便能系統地把相關的轉語貫穿起來。

## 第七節 王氏推求轉語的方法

揚雄、郭璞提出了轉語的現象<sup>83</sup>，並沒有深入探求轉語。經過戴震的研究，到了王念孫，轉語的研究趨於全面了。對於轉語，王氏不但有其理論，而且還透過不同的方法去推求轉語，這可分以下幾個方面來說：

### (一) 直接引用揚雄、郭璞的轉語材料

在分析轉語時，王氏有時直接引錄揚雄的《方言》及郭璞的注釋，而不另加解釋，例如在《釋詁》「譁、鶯、涅，七[按：即「化」字]也」條下(299)《疏證》解釋「譁」、「鶯」、「涅」三字時，說：

《方言》：「鶯、譁、涅，化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閒曰涅，或曰譁。雞伏卵而未孚始化之時，謂之涅。」郭璞《注》云：「鶯、譁、譁，皆化聲之轉也。」

又如《釋詁》「恹，罵也」條下(281)，王氏釋「恹」之義，便引用《方言》之文：「庸謂之恹，轉語也。」(卷三)在這兩例裏，王氏認為揚、郭二人的說解已很足夠，故不另作補充。

### (二) 在揚雄、郭璞的說解基礎上再加闡釋

在《疏證》裏，王氏曾多次在引述揚、郭二說的前後，說明所釋之詞的轉語情況。如《釋詁》「緡、緡……施也」條下(317)，王氏首先標明「緡」、「緡」是一聲之轉，然後再引錄揚、郭之說：

《方言》：「緡、緡，施也。秦曰緡，趙曰緡，吳越之間，脫衣相被謂之緡緡。」郭璞《注》云：「相覆及之名也。」

揚、郭二人都忽略了「緡」、「緡」二字具有聲轉關係，故王氏特予提出。又如在處理「恹愉」這一連語時，僅引《方言》云：「恹愉，悅也。」(卷十二)交代其義。郭璞進一步指出「恹愉猶恹愉」，然而郭璞所看到的還不全面，因此王氏接着補充說：

《釋訓》云：「嘔嘔、愉愉，喜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是以嘔愉受之。」李善引應

83 揚雄《方言》載轉語資料共六條，郭璞《注》則有十四條，接觸到的問題還不算深入。詳見本文第一節。



劬《注》云：「嘔噓，和悅貌。」……嘔噓、响噓、怱噓，皆語之轉耳。（《釋詁》「怱噓，喜也」條下，114）

王氏在「怱噓」、「响噓」之外再加上了「嘔噓」，並揭示三詞是語之轉，分析較揚、郭二人為徹底。

### （三）繁徵博引以證轉語

王氏推求轉語，參考的材料，不限於《方言》及郭《注》，還廣泛涉獵其他典籍的材料，例如《釋器》「餓，臭也」條下（949），為了說明「餓」、「餓」、「餓」是一聲之轉，王氏多方引證：

餓之言穢也。《說文》：「餓，飯傷熱也。」《爾雅》：「食餓謂之餓。」郭《注》云：「飯餓臭也。」《釋文》引《倉頡篇》云：「餓，食臭敗也。」餓、餓、餓一聲之轉。

王氏分別引述《說文》、《爾雅》、《釋文》來說明「餓」、「餓」、「餓」都有食物臭敗之意，再循音理指出三字是一聲之理，其說使人入信。

又如《釋蟲》「螻蟻，袋也」條下（1378-1379），王氏<sup>84</sup>為弄清楚「簸螻」與「阜螽」的關係，又從多方面求證：

《召南·草蟲篇》：「趨趨阜螽。」《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阜螽，蝗子也。」《義疏》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顏師古注《文帝紀》云：「蝗即螽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簸螽。」簸螽即阜螽之轉聲也。

這裏，王氏先引《詩經正義》及《義疏》，指出「阜螽」是蝗蟲，再援引《漢書》顏《注》所載的方言，證明「簸螽」與「阜螽」的轉語關係。

又如《釋器》「鏹，鑿也」條下（988），為了證明「鏹」、「鏹」是語之轉，王氏援引《淮南子·精神訓》注文所載的古代方言作為論證：

鏹，鏹也。青州謂之鏹，三輔謂之鏹。

拿出了古語的證據，「鏹」、「鏹」的語轉關係便更為肯定了。

又如「屈居，盧茹也」條下（1237），王氏分析「盧茹」一植物時，說：

盧與藟同。……《御覽》引吳普《本草》云：「閭茹，一名離樓，一名屈居，葉員黃，高四五尺……」盧茹、離樓，一聲之轉也。

84 《疏證》自《釋草篇》起至《釋畜篇》止，屬王引之撰，今並以王氏稱之。

王氏據吳普《本草》記錄「閩茹」別名「離樓」，歸納出「蘆茹」、「離樓」是一聲之轉的結論。

王氏蒐羅的資料，遍及經、史、子、集，可知他推求轉語用力之勤。

#### (四) 以今語證轉語

以今語來解釋轉語，晉代郭璞已採用這種方法了。郭氏在注釋《爾雅》、《方言》時，便經常引用晉代語詞來解釋古代語詞，使讀者透過古今語的比較，看出漢語詞彙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演變痕迹<sup>85</sup>。另外，他也運用今語來說明轉語的現象。如《方言》卷十三云：「瘞，極也。」郭《注》即謂晉時江東也呼極為「瘞」，並指出「瘞」是「倦聲之轉」。王氏承繼了郭璞這一注書方法，在疏證《廣雅》時，大量運用今語來解釋古語，並以之推求轉語，舉例如下：

- (1) 闌亦與瀾同。案今人謂以罪誣人曰賴，即瀾之轉也；又謂以己罪加於他人曰抵賴，即抵瀾之轉也。（《釋詁》「閒，加也」條下，162）
- (2) 蘆菹，一作羅服。《潛夫論·思賢篇》云：「治疾當得真人參，反得支羅服。」言其性相反也。今俗語通呼羅匊，聲轉而為萊菹。（《釋草》「菹，蘆菹也」條下，1304）
- (3) 《本草拾遺》云：「布穀，江東呼為郭公，北人云撥穀，似鷓，長尾。」《六書故》云：「其聲若曰布穀，故謂之布穀，又謂勃姑，又謂步姑。」郭公者，擊穀之轉聲；撥穀、勃姑、步姑者，布穀之轉聲也，今揚州人呼之為卜姑，德州人呼之為保姑。（《釋鳥》「擊穀，布穀也」條下，1424-1425）

例(1)言「賴」、「瀾」語轉，可從今語求得證明。在例(2)中，王氏釋「蘆菹」、「羅服」時，舉今俗語「羅匊」以明古今語轉變之迹。最後一例，王氏先引《本草拾遺》、《六書故》記載「布穀」諸轉語，復引今方言「卜姑」、「保姑」之名，俾見「布穀」一詞於今聲轉的情況。

王氏所引今語，有時明言方言區域（如揚州、德州等），有時則僅言「今俗語」或「今人稱作某」等，大概指的是清代的「通語」。王氏引稱今語的方式是師承郭璞的。

#### (五) 以類推求轉語

王氏認識到語義相同或相近的詞，它們的聲轉路徑也大致相同。另外，王氏又考察到事物雖或不同，但只要代表這些事物的詞的讀音相同，那末，這些詞的轉語也大致相同。他掌握著這兩條線索，用類推之法，廣求轉語，上節已有論述。這裏再舉二例說明如下：

- (1) 𦏧與侏儒，語之轉也，故短謂之侏儒，又謂之𦏧；梁上短柱<sup>86</sup>謂之𦏧，又謂之侏儒，

85 參周因夢《博聞強記的郭璞》，頁39-43。

86 《鐵輔叢書》本《廣雅疏證》「柱」作「桂」，今據家刻本校正。

又謂之椹儒；蜘蛛謂之蠓，又謂之蠓蝥，又謂之侏儒。（《釋詁》「侏儒……黹……短也」條下，246）

- (2)《投壺》：「若是者浮。」鄭《注》云：「浮，罰也。」《晏子春秋·雜篇》云：「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浮、罰一聲之轉。《論語·公冶長篇》：「乘桴浮於海。」馬融《注》云：「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楫之轉為桴，猶罰之轉為浮矣。（《釋言》「浮，罰也」條下，654）

例(1)「黹」與「侏儒」是語之轉，並有「短」義；「椹」、「侏儒」、「椹儒」是「梁上短柱」。這兩組轉語取義於「短」，它們聲轉的路向相近。至於「蜘蛛」稱為「蠓」、「蠓蝥」、「侏儒」，聲轉路向雖與上面兩組轉語相近，但「蠓」、「蠓蝥」、「侏儒」之訓「蜘蛛」，是否取義於「短」，卻不得而知。

例(2)「浮」與「罰」是一聲之轉，訓作「獎罰」之「罰」。「桴」與「楫」是「木楫」之意。「楫」轉為「桴」，「罰」轉為「浮」，聲轉路向雖同，但兩組轉語取義卻不相同。

#### (六) 利用異文、對文、上下文、連文等材料以求轉語

王氏在《疏證》中運用多種訓詁方法訓釋字義的同時，兼且道出同義詞或近義詞的語轉關係。例如在《釋詁》「攻，堅也」條下(138)，王氏釋「功」字，引《禮記·月令》：「必功致為上。」《淮南子·時則訓》則作「堅致」。他利用異文求義之法，指出「功」有「堅」義，更進而道出「功」、「堅」二字是一聲之轉。

古文相同句式，相對成文之字，其義亦往往相同。王氏利用古書對文以證字義的同時，並以此法求轉語，如《釋詁》「盈……臆……滿也」條下(30)釋「盈」、「億」二字時，援引《詩經·小雅·楚茨篇》「我倉既盈，我庾維億」，「盈」與「億」相對成文，均有「充盈」之義。此外，王氏發現「盈」、「億」古音相近，故指出二字是「語之轉」。

王氏又利用上下文異義同之例來推求轉語。如《詩經·載驅》有「齊子翱翔」、「齊子遊敖」二句，上下文例正同，王氏據此說明「翱翔」、「遊敖」是「一聲之轉」。（見《釋訓》「翱翔，浮游也」條下，724）

古文同義詞常復用，緊相連屬之字往往義亦相同、相類。王氏明白此理，故亦以連文證字義，並求轉語。如他在《釋詁》「戲，衰也」條下(251)釋「戲」字時，便運用此法：

戲讀為險巖之巖。《楚辭·七諫》：「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王逸《注》云：「險戲，猶言傾危也。」王褒《洞簫賦》云：「又似流波，泡洩泛漣，趨巖道兮。」巖與戲通。險、戲一聲之轉，故俱訓為衰也。

「險戲」是一聯合複合詞，亦可分用，「險」屬曉母談部，「戲」屬曉母歌部，二字雙聲通轉，故王氏說它們是「一聲之轉」。

## 第八節 王氏轉語理論的評價

王氏沒有專文談論轉語問題，但他對轉語的看法，散見於《疏證》一書中，王氏運用其轉語理論去推求轉語，發見甚多。下面即就王氏轉語理論的得失，作一全面的探討。

### (一) 王氏轉語的特色

首先，揚雄、郭璞提出轉語之說，主要在分別通語與方言之間的聲音關係。王氏繼承此說，並加以發揮。在疏證《廣雅》時，他補充說明了《方言》之中不少揚雄、郭璞忽略了轉語。另外，對探索連語的轉語及方言的轉語，他不但提出了音理上的根據，而且還援引了大量文例或方言材料，來印證他的說法。此外，他又注意到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詞的聲轉問題。如在《釋詁篇》裏，他蒐集了大量聲義相同或相近的字，指出那些字是「一聲之轉」、「語之轉」或「方俗語轉」等。雖然，這些同義詞或近義詞，並沒有充分的材料說明它們是因時間的先後或方言的歧異而衍生，它們是否屬於真正的轉語，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sup>87</sup>。但是，王氏指出它們密切的聲義關係，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二，在轉語用語的運用方面，王氏所舉的用語較揚雄、郭璞及戴震為豐富，用語大致有一定的分工。如「聲轉」和「聲之轉」二語，主要在交代物名的轉語，故「聲轉」見於《釋宮》及以後諸篇，「聲之轉」多見於《釋器》及以後諸篇。《釋詁》、《釋言》、《釋訓》三篇所收的同義詞和近義詞，王氏多用「一聲之轉」或「語之轉」來說明它們的轉語關係<sup>88</sup>。王氏所用的轉語用語，無論是聲轉還是語轉，都有一共同特點：轉語的聲母總是相同或相近的。

第三，對於轉語的聲音關係，王氏還注意到細微的聲韻變化，如他說「語有侈弇」，是關乎等呼的不同。他說「語有輕重」，除與聲母清濁有關外，還涉及到聲調的不同。他說「急言」、「徐言」，是表示聲調的緩急或二字的分合。這些地方，揚雄、郭璞都沒有注意到。

第四，王氏又利用類推之法，推求轉語較複雜的變化。他發現意義相近的詞，它們聲轉之理往往是互相配合的。他又注意到事物雖不同類，但只要代表這些事物的詞讀音相同或相近，它們的聲轉路向也大致相同。以類推求轉語，不但擴充字義的認識範圍，對研究漢語詞匯演變，也提出一條嶄新的途徑。

87 如《釋詁》「刳、剝，屠也」條下(269)云：「刳、剝一聲之轉，皆空中之意也。」按「刳」、「剝」二字同義，聲音相近（見本文第三節頁127），但王氏卻沒有具體資料證明二字屬方言轉語。又如《釋詁》「灑、渥……漬也」條下(227)，王氏說「優、渥語之轉。」按「優」、「渥」義近，聲音亦近（見本文第二節頁123），但也沒有具體資料證明二字屬方言轉語。也許王氏以「刳」、「剝」並在《廣雅》「屠也」條內，「灑（優）」、「渥」並在「漬也」條內，故斷言它們有聲轉關係。

88 參本文頁31。

第五,王氏研究轉語,除了援引大量典籍的文例及方言材料來說明問題外,還引用了不少今語以資參證。《疏證》中屢言「今俗語」或「今人作某」等,大概是說清代的通語。有時,他也引述其他方言來分析轉語,這些方言包括了揚州、高郵、江淮、德洲等地。以今語證古語,對幫助說明轉語的聲轉過程,是有一定作用的。

## (二) 王氏轉語理論的缺失

王氏的轉語理論,本身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首先,他所提倡的「異位相轉」,聲轉範圍定得太寬,持此理論尋求轉語,便不免將一些讀音並不相近的詞硬轉了。如他把「鮑魚轉為衰魚」看作爲「異位相轉」(詳見本文第四節「王氏的『同位相轉』、『異位相轉』說」一項),然二字聲母固然不同(「鮑」屬並母,唇音;「衰」屬影母,喉音。唇、喉音不諧),韻部亦不相近(「鮑」屬幽部,「衰」屬緝部,二字無旁轉、對轉關係),故從音理而言,二字相轉之說是不能確立的。

其次,王氏運用的轉語用語,雖較前人來得完備,但也有混淆的地方。例如,同一組轉語要是不只一次在《疏證》出現,王氏所用的用語偶有前後不一致的現象。如「狼」、「戾」二字,王氏在《釋詁》「狼、戾……很也」條下(330)稱作「一聲之轉」,到了《釋詁》「狼、鼈也」條下(457)時,則改稱爲「語之轉」。說樣看來,「一聲之轉」和「語之轉」便似乎沒有分別了。又如《釋詁》「憺,小也」條下(192),王氏說:「蒙鳩猶言蔑雀。蔑、蒙,語之轉耳。」然在《釋鳥》「鷓、鷓,工雀也」條下(1441)則云:「憺、蒙一聲之轉……木細枝謂之蔑,小蟲謂之蟻蠓,小鳥謂之憺雀,又謂之蒙鳩,其義一也。」從這則材料看來,「蔑雀」即是「憺雀」,「蔑」、「憺」只不過是一詞而異體而已。可是王氏對「蒙」、「蔑」(「憺」)相轉,前說「語之轉」,後說「一聲之轉」,用語並不一致。

第三,王氏劃分轉語的侈弇、輕重、緩急的標準出現重複的現象,如王氏既以等呼定侈弇,又以等呼定輕重;既以聲調分輕重,又以聲調分緩急,於是三類轉語的界限便不明晰了(詳見本文第三節「小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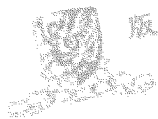
第四,王氏誤以合聲爲反切,把鄰紐關係的轉語說成是「一聲之轉」,把雙聲疊韻字當作一般的轉語看待,都屬於審音失當的地方(亦見本文第三節「小結」部分)。

此外,在區別轉語出現的先後時,王氏有時沒有提出充分的證據支持他的說法,本文第二節的小結已作出批評了。再看下面一例:

嘈者,王延壽《夢賦》云:「雞知天曙而奮羽,忽嘈然而自鳴。」又《魯靈光殿賦》:「耳嘈嘈以失聽。」李善《注》引《埤倉》云:「嘈嘈,衆聲也。」《玉篇》引《埤倉》云:「聾,耳鳴也。」義與嘈同。哢者,嘈之轉也。《荀子·勸學篇》云:「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噴與哢同。(《釋詁》「嘈、哢,聲也」條下,449)

這裏,王氏說「哢」是「嘈之轉」,似乎是肯定先有「嘈」,後聲轉爲「哢」。然而,他所引的文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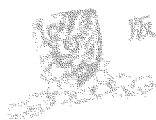
並不足以作為這一立論的證據，我們還可以反問：「𦉳」既與「𦉳」同，而「𦉳」字已見《荀子·勸學篇》，較「𦉳」字早出，為甚麼不能說「𦉳」是「𦉳」（「𦉳」）之轉呢？事實上，轉語出現的先後，很多時已不易弄清了，與其勉強說「甲是乙之轉」，倒不如採取審慎的說法（如「甲、乙，語之轉」或「甲、乙，聲之轉」）來得穩當了。沒有掌握足夠的證據，遽然論定轉語出現的先後，是王氏轉語理論的一個缺失。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引用書目

## 一 中文部分

- 王 力《漢語史稿》(修訂本),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8月。  
 (按:此書又有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6月新1版本。)
- 《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10月。
- 王念孫(著)、陳雄根(標點)、劉殿爵(審閱)《新式標點廣雅疏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年。  
 (按:本書所據底本為《畿輔叢書》本;別有清嘉靖王氏家刻本,今坊間所見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1983年5月北京中華書局本,1984年4月江蘇古籍出版社本,均據王氏家刻本影印。)
- 江 永《音學辨微》,見《音韻學叢書》,第五冊,台北:廣文書局,1966年1月。
- 余廼永《互註校正宋本廣韻》,台北:聯貫出版社,1980年10月。
- 李新魁《漢語音韻學》,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7月。
- 周因夢《博聞強記的郭璞》,《中國語文》,1956年7月號,頁39-43。
- 周法高《論上古音和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三卷第二期,1970年,頁321-457。  
 ——(主編)《漢字古今音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4年5月。
- 段玉裁《段玉裁遺書》,台北:大化書局,1977年5月。
- 徐朝華《爾雅今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7月。
- 高名凱《漢語語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10月。
- 張日昇、林潔明(合編)《周法高上古音韻表》,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9月。
- 張 靜《漢語語法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5月。
- 許 慎(著)、徐 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12月。
-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11月。
- 陳 第《毛詩古音考》,見《音韻學叢書》,第二冊,台北:廣文書局,1966年1月。
- 陳健兒《略論戴震的語言學思想》,《語言文字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1982年第7期,頁3-8。
- 陳復華、何九盈(合著)《古韻通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10月。
- 陳新雄《古音學發微》,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2年。
- 揚 雄(著)、郭 璞(注)、戴 震(疏證)《輜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叢書集成初編》,長沙:商務印書館,1937年12月。
- 曾廣源《戴東原轉語釋補》,出版地不詳,海事編譯局,1929年12月。

- 黃侃《黃侃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9月。
- 楊端志(著)、殷煥先(校訂)《訓計學》，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5月。
-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二十一，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年6月。
- 齊佩瑢《訓詁學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5月。
-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國學基本叢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12月。
- 《十駕齋養新錄》，上海：上海書店，1983年12月。
- 鍾克昌《戴氏轉語索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1年。
- 戴震《聲類表》，見《音韻學叢書》，第六冊，台北：廣文書局，1966年1月。
- (著)、趙玉新(點校)《戴震文集》，香港：中華書局，1974年1月。
- 顧炎武《音學五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6月。

二 英文部分

- Karlgren, B.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29, 1957.



Wang Nien-sun'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Shêng-chuan* as Seen from the  
*Kuang-ya shu-chêng*

(A Summary)

Chan Hung Kan

The concept of *sheng-chuan* 聲轉 firstly appeared in Yang Hsiung's *Fang-yen* 揚雄方言. Kuo P'u 郭璞 adopted this concept and used the terms of *yü-shêng chuan* 語聲轉, *shêng chih chuan*, *mou-shêng chih chuan* 某聲之轉 besides *chuan-yü* 轉語 and *yü chih chuan* 語之轉. *Chuan-yü* arises because pronunciation varies from time to time and from place to place. Scholars of the Ch'ien-lung and Chia-ch'ing periods (1736–1820) of the Ch'ing dynasty gave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is concept. Tai Chen 戴震 in his Preface to *Twenty Chapters on Chuan-yü* put forward the idea that characters which are *wei-t'ung* 位同 or *t'ung-wei* 同位 are likely to have similar meaning. Tai in his later work *Fang-yen shu-chêng* also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cept of *chuan-yü*.

The present article takes all the examples given in the *Kuang-ya shu-cheng* and looks at their pronunci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s proposed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It is found that characters that are said to have *shêng-chuan* mostly have the same kind, if not the same, initials. As for the finals, the relations may be that of *tui-chuan* 對轉, *p'ang-chuan* 旁轉, or *t'ung-chuan* 通轉. There are only a few exceptions. Huang K'an 黃侃 considered that the so-called *yin-chuan* 音轉 put forward by Wang Nien-sun is the same as *shuang-shêng hsiang-chuan* 雙聲相轉, i.e. *tui-chuan* or *p'ang chuan*. This suggestion is, in the author's view, not altogether correct. Yang Tuan-chih 楊端志 in his *Hsün-ku hsüeh* 訓詁學 said that *yi-shêng chih chuan* 一聲之轉 is the same as *shuang-shêng hsiang-chuan*. This argument overlooks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characters of *chuan-yü* that have the same kind of initials, i.e. *p'ang-niu* 旁紐 and *lin-niu* 鄰紐, and not identical initials.

*Yü chih ch'ih-yen* 語之侈弇, *yü chih ch'ing-chung* 語之輕重 and *yü chih huan-chi* 語之緩急 which appear frequently in the *Kuang-ya shu-chêng* are terms used to describe the minute differences of pronunciation between the characters that are *sheng-chuan*.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Wang's *ch'ih-yen* and *ch'ing-chung* are differentiated by *têng-hu* 等呼 of the final on the one hand and *huan-chi* and *ch'ing-chung* which relate to tones on the other. This use of two criteria leads to confusion. This is also a mistaken equation of *hé-yin* 合音 with *fan-ch'ieh* 反切.

Wang followed Tai Chen's theory of *t'ung-wei hsiang-chuan* 同位相轉. The term *yi-wei hsiang-chuan* 異位相轉 refers two characters which are *chuan-yü* with different initials. It goes against the theory of *shêng-chuan* in the *Kuang-ya shu-cheng* which emphasizes the identity of initials. These counter-examples, therefore, should be regarded as exceptions. Wang in his treatment of *chuan-yü* did not necessarily quote works of Yang Hsiung and Kuo P'u. In

such cases, he used dialects of his own age, variants of characters, antithetical characters and characters that form a compound. One further point concerning Wang's work is that he does not seem to provide very much evidence for the theory of *yi-wei hsiang-chuan*.

